釋霞聽觀錄

夫書冊精旺之初眼昏之前看與
讀爲第一而年若遲暮則自然力
不從心讀必精微着必眼迷矣然
而自來亦未能他藝者恒多免聊
年七余年守可人皆云云古之言日之
時乎滄寂幽居之中雖或視書掩
卷輒忘略無所得間或斷章取義
素昧之法初見奇喜旧知之字重逢
尤覺故截其頭尾只取奇語秩成一
篇名曰聽觀錄倘或未知爲消遣
之一助否耶
歲在上章執徐小春下澣 緯霞侯病僊自序

Carpentier

絳霞聽觀錄

日本使翃中之來金慕齋為宣慰使時適夏月翃中見食案有氷忽吟曰氷消一點還成水請慕齋屬對慕齋呻吟半日對曰木立兩株便作林翃中屈膝云而此則如是記之未知孰以貽御未及聞耶 海東稗說

魚変甲永樂戊子中文科會試大提學鄭郊隱公以吾稷滑詩曰三級風雷魚変甲一春烟景馬希聲雖云對偶允相適那及龍頭第一名公果中殿試第一名 上同

魚変甲為監察時與中岩軒櫨約曰吾等苟得名遂須做壽老親及為集賢殿直提學以 上恩稠疊未忍遐離

輦下常恨歸去之已晚宣德丙午患濕證卽欣然辭職
行至昌寧別墅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涼竹樹古
池頭老余豈避功名者只爲慈親不遠遊至咸安本家
題壁上曰歸來棲息地環堵兩三間風雨朝昏
父母顔門軸敲澗水樓對四聰山只要君臣義休官諫
不離朝議惜其行義除金海府使不起申公官至工曹
參判 上同
成化丙申祈郎中順重博川江作詩其末篇壓菱字四
佳孫文忠公和其韻往復各十二篇最後曲佳云南望
達城家万里今覩長饒故園菱郎中曰菱非園中之物

此句何謂也譯士進曰徐公家在水國蘆葭最多故云
爾曰然則不妨蓋四佳從指故鄉爲故園無然不爲穩
愜 上聞
金時習遊嶺東與柳襄陽手簡累百言其畧曰僕生後
八月自能知書戚祖崔致雲命名時習三歲能綴文作
桃紅柳綠三春暮珠貫青針松葉露等句五歲讀中庸
大學於修撰李季甸門下司藝趙須命作字說以授政
丞許稠到廬曰余老矣其以老字作句僕應聲曰老木
開花心不老許倚節歎賞曰此所謂神童也 英廟聞
而召于代言司命知申事朴以昌試之知申事抱于膝

上指壁西山水圖曰汝能作句乎應聲曰小亭開宅何
人在如此作文作字甚多傳旨欽親引見恐駭人聽宜
韜晦教養待年長學業成就大用 英廟顯廟相繼賓
天 上同
龜福八歲作初一夜月詩云乾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
事半分無却於無处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圈年十四
而卒 上同
東人詩話云 御製牡丹峯詩曰北斗七星三四點有
一書生進對曰南山萬樹十千秋三四為七而十千為
萬的對云 上同

寧海府有西泣嶺俗傳使星若初踰此嶺則必有凶事人皆避之孫七休舜孝爲觀察使直到嶺上白古樹題詩曰汝揖華山呼万歲我將綸命慰群誠箇中輕重誰能會白日昭然照兩情因改名曰破怪峴 上同

成謹甫晉赴燕京有人請題白鷺圖而不示其本先成曰雪作衣裳玉作趾窺魚蘆葦幾多時於是出画示之乃水墨圖也遂繼之曰偶然飛過山陰縣誤入羲之洗硯池 上同

佔畢齋金文簡公作含方知詩其序曰含方知私賤也自幼其母爲女兒服傅脂粉剪製及長頗出入朝士家

多与女侍通士人金九石妻李氏判院事純之之女也
寡居司倉方知杔以縫衣晝夜與処幾十餘年天順七
年春司憲府聞而鞫之逮訊其素所通一尼尼曰陽道
甚壯令女醫班德扪摸果然也上令承政院及永順君
溥河城尉鄭顯祖等雜驗之河城之妹爲李氏媳婦河
城亦吐舌曰何其壯也 上笑之特令勿推曰恐汚衊
純之之家門也將舍方知與純之區処純之只杖十餘
送于畿內奴子家既而李氏潛召舍方知還純之卒後
尤縱恣不已今年春宰樞因燕語白之杖配舍方知于
新昌縣余聞之賦二首云緋羅深処幾潛身脫却裙釵

使靈真造物從來容變幻 世間還有二儀人 又云男女何煩問產婆 妖狐穴地敗人家 街頭喧誦河間傳 閨裡悲歌楊白華 蓋舍方知其外腎常藏在肉裡 故有二儀之語 上同

文貞公魚世謙嘗過臨溪驛 有詩曰 得句偶書牕紙破 詩亦破 好詩人必傳 惡詩人必唾 人傳破何傷 人唾破亦可 一笑騎馬歸 千載誰知我 載於東國文選 上同

成化己亥 中國征建州 請兵於我 元帥魚有沼至滿浦鎭 以江氷未合 罷兵而歸 成廟大驚 即命尹弼商代之 斬賊魁李滿住 其他首級亦多 又獲被虜人口 遣參

判魚世謙敵俘馘于京師行至遼東御史及太監總兵
官等曰首級人口何必送于京師首級則付遼鎮人口
則付親戚可也我等當具由奏達公曰獻馘王庭古也
今奏捷而無所獻將何以驗往復數三竟不從御史等
為公設宴公揖而不跪御史曰何不跪飲公曰我奉
殿下之命來朝京師諸大人特設宴以禮慰我耳我焉
得跪飲至海州衛有人自稱御史丁鏆作絶句來和公
即次韵曰百尺深地百尺城　聖明千載際時清手中
掣得鯨鯢首不愧凌烟掛姓名其人跋云真宰相也高
李文順見衆鷄啄虫惡而斥之因作詩曰朱三公好啄

與余不忍視亦勿使通汝莫怨我爲好生本自期我今
退老踈散不卜朝天早晏豈要聞淮報曙貪眠尚欲
避聰明自註云自三言至七言盖法李太白三五七言
之詩也 旨
兼世讓詠菊詩菊〻兄松弟竹抱夕露承朝旭粲〻英
〻紛〻郁〻霜葩耀晚金荊葉滋晨玉開三徑望南山
溯一潭追幽谷甜芳自可制頹齡隱逸還堪醫薄俗香
視不減冤旧精神色相猶存本來面目烏帽落時須吏
揷一枝白衣來処何嫌酌牧斛物既貞潔其操自然而
真人爭播詠於詩愛之誰酷自註云自一字至十字盖

法之順詩而添其体格也 眉

正德己巳年間有三嘉縣令忘其姓名者政頗貪酷適病死將發柩邑人貼詩於柩首曰冥間五鬼誰蒸民帝使天羅殺毒身從此閭閻愁苦絶堯天舜日太平春覲察使聞之曰縣令固非矣爲邑人者亦未爲得也令詗捕作詩者竟未獲按此詩雖不工亦可謂貪黷者戒之也 眉

姜木溪渾嘗往嶺南眷星山妓銀臺仙及還駄到扶桑驛先駄持寢具已過去公與妓宿於驛舍贈詩云扶桑館裡一場歡宿客無衾燭燼殘十二巫山迷曉夢驛樓

春夜不知寒又云姑射仙人玉雪肌曉窓金鏡畫娥眉
卯酒半酣紅入面東風吹鬢綠衣差又云雲鬟梳罷倚
高樓鐵笛橫吹玉指柔萬里關山一輪月數行淸淚落
伊州妓至尙州方別去公踰鳥嶺少憩過星山書生姓
呂者自京還鄕公忻然止飮裁書寄妓曰吾與娘素不
相識接神交於千里之外豈有宿緣歟商山別後薄暮
到幽谷驛館闃寂簷溜玲瓏挑燈兀坐隻影徘徊比時
情緖不必言也明朝踰嶺澗水潺湲山禽響答魂酸骨
冷不能爲懷雖欲聞娘玉笛一聲其可得乎妓以公詩
及東作屛風公素有筆法醉墨交輝若糾龍蛇壯筆之

南行過是州者莫不來見因而饋遺賴有以自給云 上同
金領相詮祭其子曰去年汝丧子今年吾丧汝父子之
情汝先知之尚饗只下兩語而情詞俱到讀之可喜 上同
禹知事琛爲灵岩郡守俳佪樓詩俳佪樓上月俳佪若
子俳佪不快哉玉兔幾年仙藥搗素娥何処鏡奩開搖
波散百東坡水對影成三太白盃直到夜深天似洗好
風吹送桂香來一時以爲佳作然東坡百太白三李
文順語而安又有昌寧秋月軒詩其一聯搖波散作東
坡百對影真成太白三有何新語而屢用歟 上同
南止亭衮家于白岳山麓其北園有泉石之勝朴翠軒

聞每与李容齋荇携酒往遊止亭以承旨晨入夜啟輒
不得偕翠軒戲名其岩曰大隱瀨曰万里瀨岩未為主
人所知所以為大隱而瀨若在万里之遠云甫晉大醉
題詩于岩石曰主人官高勢薰灼門前車馬多伺候三
年一日不窺園倘有山靈應受折又曰主人有金玉什
襲豈輕授纖縢固鐍守夜牢未信溪山移白晝又与容
齋飲于止亭贈詩曰昨過万里瀨偶逢春雪後老兵失
亦可猶幸得吾友溪山自青眼翁鳥如相 亂孟聯好
詩未覺日已酉松間聞喝道幽趣忽曾奪則斯可耳
亭更踰墻走相持还州飲豪不辨誰某坐見玉山催傍

人爭拍手 上同

申松溪用漑爲大提學過止亭南公飲酒酣松溪把盞呼韵曰手能賦此則便以衣鉢相付止亭信口吟曰楊柳隱隱欲午鷄忽驚窮巷隘輪蹄爭瞻風裁空隣舍未具盤筵塵老生乗興但知傾蟻玉忘形不省挽鞋犀泥吟欲賦高軒過鄭重荒詩未敢題松溪嗟賞久之曰衣鉢有歸矣後止亭果代典文衡 上同

朴樵隱武弁人也少時在申文忠公命下有詩曰十万貔貅擁戍樓夜深過月冷孤裘一声長笛来何処吹盡征夫万里愁後題興德縣培風軒曰屹立亭亭万仞峯

〻頭高閣迥臨風地連蓬島三清界人在瀟湘八景中

雲帶山腰橫縹緲水涵天影接空濛忽看遠浦皈帆疾

木道遙連漢水通武弁中有此作亦未易得也 上同

成化間琉球國王遣使獻鸚䳇一隻不能言佔畢齋遇

之於東都作詩曰珍禽隻影到東陲幾伴楠烏日夜馳

鳴咽只應悲舊去娉婭還欲學癡姬 謂是鳥不能言 翠衿自惜

菱花照紺趾難辭玉鏁縻爭似九苞丹穴鳳不言猶瑞

太平時 上同

凡爲守宰例籍民家果樹收其實其貪苛者無問歲之

不結取之必盈其數民病之至有伐其樹者魚潛夫家

于金海見所梅者乃作賦有曰世乏馨香之君子時務
乾帰之苛法慘已到於伏雌敢又酷於童羖民飽一盂
飯官饞涎而貪怒民暖一裘衣吏攘臂而剝肉使余香
掩野亭之䰟花點流民之骨傷心至此唯將寧論奈何
田夫無知見辱斧斤風酸月苦誰招断䰟又曰黃金子
饕吏肆其饞嚼顆倍徵動遭鞭撻妻愁書護兒啼夜守
蓋皆梅祟是為尤物南山有樗北山有櫟官不之瘡吏
不知䖍梅反不如豈辭剪伐金海倅見之大怒將捕治
其罪潛夫然之他郡病卒驛舍 上同
嘉靖辛巳武人河挺妻姜氏守節不貳斷指自誓後其

毋潛令人魚雁要新昏之春反重於旧席同処香帷不虛
若交頸之鴛鴦人皆喚之鄭湖陰作姜節婦行曰宜春
之縣無等村有女姓姜稱淑美門譜雖然無外家郎羅
夙世蹈勝仕田園雄掀泚水北家人干指被羅衣姜娥
天賦蕙蘭質綠鬟丹臉仍皓齒穠娘錦字工寃轉薛濤
華牋富詞理何鬟器奉何毋護閨外不曾聞誘履媒媪
浪費青鳥使幾年擇對深閨裡岳牧爭謫不點頭自許
竟敀河氏子河生継由武階進納交盡是知名士自謂
高僨若指芥都前眷寵耽書史那知竟坐王逋袂家破
身僇爲世累姜娥泣血誓天地有如奪志期一死親携

夫骸妥山阿孑然被逕無所倚慈母勸止親黨問語不
及耳輒驚起有甲利財挾勢誘恐取銀刀落纖指羅衫
隱血紛滴地承以粟尾書滿紙陳辭墓前哭徹天聞者
怖愕來雲委詆辱咨嗟縣官嘉令女共姜疑可企有婦
亦寡欲自適感起不作家声恥何知毋性喜售女帳結
悪少逞奇詭黃昏屛息後閤子伺女就房令逼通楊言
老媼事幾人乃遣汝翁來家此務々眼前列汝曹亭有
光榮莫我似人生一世若膏炷汝維豆虀誰復憙女聞
斯言心忽回昨非方知悟今是甘心似爲力所扼遁胥
梦結鴛鴦被翫思旧主欲輸忱傾瓶已作難收水長遺

啞笑妯娌間醜言播耳將唾郊新昏反供囑臂盟一日
睽異情離已鄭行居然変遙行河間有灵崖与擬残肢
致死始何心片言毀鄭終奚事會之挺身鬪强虜辨角
碎腦存趙祀終然折趙欲攸虜若浔誅心同犬豕聖人
所以責終之也伊虧贊宜書始感歎聊為鄭婦行庶使
覌者為鑑砥 上同
牧隱李公浮碧樓題詩曰昨過永明寺暫登浮碧樓城
空月一片石老雲千秋麟馬去不返天孫何処遊長嘯
倚風磴山青江自流景泰初倪侍講登樓讀此詩欲曰
惜不浔与此人同時也大同江又有三峯江之水辭与

鄭知常雨歇長堤草色多之句不下於牧隱上同
婦人之職中饋織紝而已文墨之才非其所宜吾東之
論從古如此雖有才禀之出人者亦忌諱而不勉可歎
也而 本朝有鄭氏成氏金氏皆有詩篇傳世而萎弱
少氣唯鄭氏昨夜春風入洞房一張雲錦爛紅芳此花
開処聞啼鳥一咏幽姿一斷腸之詩成氏眼帶數行淚
肯藏万里心門外紅桃一時盡愁中白髮十分新之句
金氏境僻人來少山深俗士稀家貧無斗酒宿客夜還
歸之詩稍可人意今有東陽申氏自幼工画其蒲萄山
水妙絶一時評者謂亞於安堅吁豈可以婦人之事而

忽之又豈可以非婦人之所宜責之哉 上同

金冲菴淨以能詩文名一世所著遺失存於世者無幾猶子天宇收拾見聞裒爲二卷其遣恨詩曰海國恒陰翳荒村晝日風知春花自落入夜月照空鄉思千林外殘生絶島中蒼天應有定何用哭途窮又曰少年師古訓意拙謾多聞道在名何用官成殆亦隨世事應前定行身未早知餘生倘有悔來日庶能追其晚望詩曰秋陰起將暝迢遞起荊扉玄齊變魅情眞烟島出微眼穿孤島盡思遥片雲依一幕豈云遠人蹊自未歸又曰絶國無相問孤臣棘室圍夢如閑塞近憧作弟兄依憂病

上侵鬢風霜未授衣思君若明月天未起遥輝其效刘
白張姚体詩曰謫居人事絶却与嬾相宜書乱多無次
畦荒半不治睡眠侵午豆桃席趁涼移人散酒醒後月
明閑夜時其晨起詩曰二年流落作魚鰕双鬢蕭蕭半
已華魂夢不知滄海遠春來無夜不還家其山雨詩曰
蕭蕭山雨下蒹葭秋老荒城晚色酣故國山川魂自往
不知身在海天南其題路傍松詩曰海風吹去悲声遠
山月高來覆影疎頼有直根泉下到雪霜標格未全除
其江南詩曰江南殘夢晝厭厭愁逐年芳日日添双燕
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其錦江樓詩曰西風木

落錦江秋烟霧蘋洲一望愁日暮酒醒人去遠不堪難
思滿江樓其江興詩曰遠峯天外翠自濃烟樹重〻暗
浦頭一雨漲江皎棹晚鴈横雲渚蓼花秋其別弟詩曰
汝去寧吾毋吾留阻我親去留分汝我吾汝本同身其
感興詩曰落日臨荒野寒鴉下晚村空林烟火冷白屋
掩荊门其岐路詩曰岐路紛〻者差緣辰與夜不知朝
復暮白髮鬢邊緣 上同
冲菴嘗遊通川叢石亭題詩六首後郡守毀其板因而
逸其二篇嘗覽徐四佳東人詩話金英憲之岱題詩義
城館樓爲一時膾炙及樓火於兵板隨以亡後數十年

縣監吳迪莊之女發狂亂語忽詠出金詩以爲鬼物亦
愛詩復傳於世若通之爲郡亦無鬼之愛詩者可惜也
今錄四詩于下其一曰絶嶠丹崖滙海陬孤標聳邈卽
蓬丘硬根直揷幽波險削面疑經巧斧修鼇柱天高殘
四片羊碑峴古杳千秋鶴飛人去已寥廓自斷碧雲空
自愁其二曰千古高皐叢石騰登臨寥落九秋懷斗魁
鏟彩墮碧海月宮倚斧削丹崖巨須欲泣危峦去歛骨
長衝激浪排蓬島簫笙空淡孖夕陽搔首寄天涯其三
曰八月十五叢石夜碧空星漢淡悠悠飛騰桂影昇天
滿搖漾銀光溢海浮六合孤生身一粒四仙遺蹤鶴千

秋白雲遥遥万山外柿立高丘眇遠愁其中曰雲没秋
晴淡碧層清晨起坐大陽昇光涵海亭初吞吐彩射天
衢怒湧騰幽窟老龍驚火焰深林陰鬼失依憑人間昏
黑從今廓欲向岷嶓爲縶繩 上同

僧雪翁者自稱金時習之门人頗解賦詩亦曉談禪華
使之来作詩呈于宝山館其意以爲詔使必奇其詩而
召見也華使覽之送于遠接使容齋李公曰下輩以此
作詩示余之不曉其所道語容齋以其事啟聞命拿来杖
流于遠天使西还作詩使付之曰天興有寺在山中偶
循逢傳說異同花玉三生何起滅性原二字但真空行

雲錫杖泥沙印了月因緣頭腦鈍稀有烟霞憑旧物著
提枝葉隱西東所使多佛往不可曉 上同
李容齋詠朱雲詩曰腰間有劍何須請地下無人亦足
游可惜漢庭槐里令一生唯識佞臣頭古今詠朱雲者
無此意思雖置之唐宋集中無愧矣 上同
正德辛巳容齋遠迎唐太史皐於義州太史有睡吟不
輕言語至定州容齋於座上走筆次飲酪四絕句云柳
下胸中定自和休論酪性更如何芳名得上詩人句已
比尋常酒德多鹽梅今日不須和奈有殘傷真性何若
使次公知此味當時未必戒無多一椀吾來逐太和新

詩得意妙如何若將糊孽論優劣一段天真汝自多香粳雪乳共調和滋養工夫舍此何態嘗從來非所欲子輿之論有誰多太史覽之曰真老拳也 上同

黃參判孝獻字叔貞學問甚篤爲詩文必以西漢盛唐爲的一時以爲強效古文頗不許魚文貞爲稱西海既半年與伯氏會于都下公寄詩曰文章歘二子兄弟從鞋爲不見未旬月相思如渴飢池塘成夢後風雨對床時借問今春與今朝幾首詩其句格之高下具眼者自能知之 上同

奇應教遵字子敬正德己卯歲直玉堂有紀夢詩曰異

域山河故國同天涯垂泪倚孤蓬潮声寂寞関河闭不
葉蕭條城郭空野路细分秋草裡人家多住夕陽中征
帆万里無回棹碧海茫〻信不通調悲壮絶似唐詩不
牧月謫咸鏡之穩城其異域垂泪河関城郭野路人家
無回棹信不通者一如詩中所紀信乎詩之能識人也
金冲菴竄濟州作方生誄牛島歌正如鬼仙之語魚文
貞問駱村朴公冲菴牛島歌何如駱村曰世間除長吉
安能有此作所見与余同也其詩曰瀛洲東頭鰲抃頑
千年閟影淼重溟群仙上許摂五精屓贔一夜裏雷霆
雲開霧廓忽湧出瑞山新西飛王崖溟濤崩洶噬山腹

巉岈洞天深處高稜層縷壁錦擷殷扶桑日照光晶熒
繁珠凝霧濺輕湿奩中搖碧森列星從宮洞底不可見
有時隱隱窺牕棂軒轅奏樂馮夷舞玉簫霄縹來青冥
宛紅飲海垂長尾龐鵬戲鶴飄翅翎曉珠明定麗區黑
炳龍爛熳鼓眼青驂虯踏鱓多娉婷天吳九首行詅諍
蟄沉水府因百灵邪鱗頑甲毒風腥太陰之精玄機停
仇池禹穴傳神蹟惜許絶域訛益經蘭撓挐入极神形
鐵笛吹裂老怪聽水咽雲瞑悄愁人敢來悅兮夢未醒
嗟我祗道隔门限安得到這乘風冷 上同
竹菴贈市隱朴繼姜二絶句其一曰看渠詩思入湖山

剛壓紅塵十丈頑大隱從來非曲徑市中盧日亦仙班

其二曰嬾倚紗牕春日遲紅顔空老落花時世間万事皆如此鼓角狂歌誰得知按下篇弘治末乃簑衣老人贈韓生之詩事見秋江冷話蓋必朴繼姜耆手軸求詩公以詞意正合於朴故聊与戯題耳 上同

魚文貞少時將往西海採雲子呼酒餞行即席作詞曰山之中兮寂寂崖之飲兮我未飲溪之流兮洗君心洛之塵兮猶我衣其詞不甚高古而老熟可喜是時採雲子年僅弱冠 上同

曺適菴伸少有才名成化巳亥隨通信使申文忠公叔

併往日本蓋洪承旨貴達蔡懶齋壽交薦故也 成廟以御札出五題令製進又命六承旨各出險韻以試將行承旨作適菴賦贈之後退居嶺南之金山有詩稿五卷謏聞鎖錄一卷其偶吟詩曰三盃卯酒記年稀手拓南牕一詠詩泉眼溢池魚潑剌樹林遶屋鳥來做花生眼面雨晴後柳弄腰肢風過時誰道適菴無箇事每因節物未忘機自註云用進退格用詩酒林泉魚鳥花柳風雨等十字 上同

燕山君嘗作絶句曰時許群賢宴西亭閑憑花酒賞昇平何徒爭喜鴻私厚感欲思親獻以誠又曰重賢寬許

會銀臺春晚長筵叱撥催不厭醉憐閑夜月啟澤歌詹
可重個適菴曹仲追次其韻曰撒人廬舍總爲亭棟却
青紅作運平誅盡元勳磨諫輔只留包帽表忠誠萬人
驛死葬聶臺舞羅迎祥賜錦催往阨欲尋諸弟骨却於
海上暫徘徊 上同
吳綸事希孟過臨津作双韻稚魚歌韻雖而語頗生法
鄭湖陰走筆次曰荆江赤壁在吾東來游詔使藕仙同
桃浪初生容泛艇入洞松鮮与衛鯛廚人得雋脂不怳
活剝串炙洪爐中登盤指動共吞嚨誰肯放角須波沖
龍津丈人偶然逢推念万物天同功魚鳥樞潛在深崇

天機自在雖罾籠胡爲貪餌辞旧藂穿總煦沫盆水窘
刁几誰憐尾鬣紅孟公情雅心期沖放生奚枾常州灒
此間有水清而洪維汝好隱藻荇義慎出莫犯漁人饕
龍門點額乘風翀天地浩渺層霄空兆生有劫掛崆峒
超揖元氣凌沖瀣餘力揠此赤鯶公軏骰血淚霜鋒雄
遂令四域無驚烽普注霖雨回蒼穹澤被海外作詩豈
豈徒此魚是私融終期翔賁在天龍収功咸若民無恫
吳覽之欲日真高才也 上同
東國無猿古今詩人道猿声者皆失也嘉靖丙午壬行
人鶴遊漢江有詩曰綠樽隱浪浮春蟻長笛吹風嘯暮

樣大提學駱峯申公和之曰漢水即今逢彩鳳楚雲何
处雖歸樣盡乙巳張行人承憲奉詔徬而來駱峯送迎
江上今聞出使楚國人故下句云耳押歸樣字而無斧
鑿痕最爲警絶 上同

書適菴仲晉赴燕京与安南國使黎時擧作詩酬唱至
數十餘篇黎詩一首云三韓見說景偏殊鴨綠澄澄水
色秋知是江山詩思好還將句法效蘇州適菴次云嗜
魚熊掌味何殊我愛君詩淡似秋溫李只要誇富艷平
平端合學蘇州黎以押蘇州字把唱韵非和詩体贈書
譏之又贈一首曰馬辰遺俗古人殊世代相移幾度秋

耨薩名官何意義知君礼制異中州直菴以書荅之 上同
李秖亦叔自號天縣子博極群書老而不倦吾儕詩魚
文貞公云門擇市井之間子力討商周以上書又中
面癸巳歲文貞赴燕京作詩送行其末句云試向金怡
勤問訊中朝㫓有鋼人無文貞与天縣同病者也讀之
不覺一歎 上同
李繁字浪仙燕山戊午毋兄龜以佔畢齋門弟竄于羅
州相与涕別于郊自是不復赴舉家于黃海之平山君
其所居堂曰歲六常騎牛載酒携鄉社耆老或釣或樵
吟詩酌酒日暮忘返每飲而醉醉而歌或涕泣以悲雖

妻孥僕隷亦怪其所以病革遺命不擇地葬于前麓吾
作放言詩曰我欲殺鳴雞恐有舜之聖雖不欲殺之亦
有蹠之橫風雨鳴不已舜蹠同一聽善惡各殊〻不鳴
非雞性其詩稿若干卷及所製歌詞六章行于世 上同
退休藕相公留義州公欲次聚勝亭暉字詩韻呻吟良
久曰諸公多押落暉夕暉斜暉暮暉朝暉重疊不一今
得一句曰澄清如練謝玄暉似不習田押而雖其對耳
魚文貞對曰山谷有霜月掣金鯤之句若曰霜月掣鯤
黃太史則似可矣而但山谷之句未及澄江淨如練之
膾炙千古也退之〻詩云新月似磨鐮以此對彼何如

公曰果矣遂吟曰新月磨鐮韓吏部仍賦全篇時適望
後嬿非新月後月初寫以示人因公遊來未懸於亭上同
退休堂蘓相公夜坐看唐阜皇華集魚文貞曰容齋漢
江詩縹緲三山看疊嶂遂迤一帶接投金之聯極佳公
笑曰汝誠具眼此我之所作容齋適遊多事使我代賦耳
疊嶂投金之對果為天成雖荊公復生亦無愧矣上同
崔益斎淑生義州象勝亭詩曰馬歸西海到窮陲百尺
危亭近紫微且倚雕欄看勝景不教珠箔障晴暉江橫
鴨綠兼天淨柳暗鵝黃着雨肥忽憶玉堂身万里蓬萊
何处五雲飛退休蘓相公讀題板至此篇公點頭曰此

老詩可謂成章然書梅谿儔詩雄藩自古壯边陲新構華亭對翠微絶域雲烟來醉眼層城花柳媚晴暉山園曠野青如画雨過長江緑漸肥亘耐登臨还望遠傚心日夜正南飛以余管見書詩豈下於盎角哉 上同

柳楚翁大東詩林載睡翁宿樂生驛詩曰日夕衆山暗遂来投樂生佗驢吃残草老僕飯香粳康枕背燈睡把盃對酒傾時〻呼長老屈指问前程夫佗驢吃残草既行李蕭索老僕安得以飯香粳乎既背燈睡則又安有把盃之事乎且把字對字傾字皆一樣意无可绝倒只宿樂生驛一箇日而曰時〻呼長老何也驛隸非禪道

之比而指爲長老亦何也屈指字本漢書陳湯傳屈指
計其日曰不出數日當有吉語聞今問前程而使屈指
字亦未見其穩也 上同

嘉靖辛丑歲賀節使赴燕適武宗皇帝崩本国人員
亦隨班朝暮哭臨一日尚早假坐于社门之外中朝之
官多來坐隙字有一吏謂譯士洪謙曰子能賦乎謙曰
昨夜小雨客懷無聊偶成一絶吏求見之甚懇謙書崔
孤雲詩以示曰秋風唯苦吟客路少知音窓外三更雨
燈前万里心吏持去以示其官於是争遣吏傳寫填咽
良久至有持茶果來慰者最後一人手紙筆給謙曰子

其再賦讖書紙曰雖蟲篆刻本非壯夫事况遭國衰宣吟風咏月時乎無已則有路上行紀當以其中一絶句相示其人曰幸甚乃寫到湯站送人東還詩曰松鶻山前路君東我馬西欲題家信去臨紙意還迷遂相告傳寫如初指吟風咏月時之語歎曰真知私之國也 上同

林西河詠妓詩紅粧待曉貼金鈿爲被催呼上綺筵不怕長簷叱獅令護嗔行客惡因緣桑棲未作吹簫伴奔月還爲竊藥仙寄語青雲賢學士任他不用示蒲鞭詩固佳矣但蒲鞭一語頓無香閨風韻若遇投梭之女恐不如幼輿之甘心折齒也 上同

古之賤婦遇詩人而垂名不朽者固多有之黃四娘之
於子美柳枝之於義山商婦之於樂天國香之於曾直
是也豈非風流一奇事而爲世婦之大幸也近世有京
妓上林春以能琴擅一時晉爲申參判從濩所聘申贈
詩曰第五橋頭楊柳斜晩来風日轉清和湘簾十二人
如玉青瑣詞臣信馬過至嘉靖年妓已年過七十請李
上佐盡其事寫申公詩其上仍乞詩於搢紳鄭湖陰乃
題一律其小引曰琴妓上林春年七十有二其技不衰
感傷旧事輙放擫殞涓故声調多悽每來乞詩欲留名
身後憐其堅懇爲書一律其詩曰十三學得倚蘭操法

部叢中見藝成畫接貴游連席文通宮籍奏新声嬌
鶯過雨花間滑細溜侵宵澗底鳴才調縱慚白司馬豈
能商婦壽佳名金慕齋題絶句曰容謝尚存傾國手衰
絃彈出夜深聲聲〻似怨年華暮奈爾浮生与老期諸
公多和其韻聯為大軸聰妓之奇遇殆不在黄四娘諸
婦之後矣 上同

申松溪用漑晉謁告浴于湖西道過天安郡聘官婢名
四德者覌察使崔忠齋淑生戲代四德走筆作啓呈于
松溪曰天安郡官婢四德謹再拜奉啓于兵曹判書申
相國閤下天氣下降地氣上通而根相盡化為精液雖

尊卑之相絶固感應之無間伏惟相國閤下妙穿楊葉
雄貫桐輪昂昂兮鷄群之鶴矯矯兮人中之龍早馳驚
於平康里移出入乎溫柔鄉風情飄逸三行紅粉一時
迴洞房窈窕十二闌干春晝長鸚鵡盃兮醉興方濃鴛
鴦衾兮愛根難拔薄遣文園之渴暫煩靈泉之浴謝日
過而孤征指湖亭而尚邁萬卷柳園桃渾不見攬亂吏部
之懷朝雲暮雨徒虛語假夢襄王之夢東騎未留於溫
陽桀戟忽臨乎槃邑薄言觀者兮康莊荷以舟之兮金
去顧蓬頭之無可取貌風標之不敢當何意饒光幽照
陋質杜御史獨酌華堂忽發座上之狂言陶處士一夜

郵亭驚破江南之炯雨焯熒熒兮照壁風纔纔兮鳴扉
十年慣臥牛衣每歎雙足之屢穿一夕誤入錦帳自驚
此身之非分念中宵之再合寔曠古之難逢古語有之
雖有姬姜無棄憔悴以今揆古豈不信然設使相國無
枇琴之才賤妾有投梭之志寂寞空閨蕭條秋夜鴈過
而自覺偏軸鬼窺而爭笑獨眠淚須波上鮫龍夾行雨
之權赤壁磯頭將軍無用武之地徒增無窮之恨去處
可憐之宵深惟賤身之蒙幸正由雅量之納污忽馳焉
之言旋知此會之難又心鬱鬱兮不敘涕搖搖兮交墮
銷金帳淺斟美酒誰是眼前之人白門樓半脫玉釵空

成卷中之身伏願相國閤下精氣更旺之根益固蓀野
笙歌莫做冷淡生活東山絲竹長作風流宰相 上同
嘉靖乙亥郯同知方鍾以陳慰使沈金知連源以進香
使相继赴燕偕屬予王河閑作朝京契軸求詩於举侍
讀宗華手題五言長律曰大舜垂衣日越裳重譯年山
河分異地玉帛共朝天東鄙惟忠順覲光揔後賢俳佪
天馬徑先後歌邑懸成美參曹佐深深鼎俎篚來承王
命重去沐璽恩偏北闕恋多忠東藩幾盛傳儆於臨鴨
水清旭上朱艇 上同
金安老營別墅於東湖頻人田廬其堂曰保樂及敗荒

房僅存申駱峯昌江舟過其下作詩曰聞說峯堂結構
新綵總丹檻照青春江山亦入陶甄手月笛不宜錦繡
人進退有憂君保樂行藏無意我全真風光點檢須閑
熟可使何人作上賓駱峯蓋金之姪女壻也罷官居外
垂二十年常爲金所擠 上同

朴遂善本以市人能有詩声 中廟改玉初隱居士遊
於彰義門外得句曰乾坤新雨露詩酒旧山川諸輩歎
美不已姜木溪晋与同登木覓山呼韵使賦詩卽口占
曰扶節登眺渺茫間万頃滄波万點山口腹於吾眞一
祟不將身世老江干木溪驚服乃作市隱先生傳以市

人而其詩如此亦東國之所稱有者也 上同

金顔樂訴以通信使書狀官書遣菴神以押物官偕往

日本往對馬島顔樂作詩紀之曰跨海別有天環島自

成聚民物多漁人村居半塩户兒童亦佩刀婦女鮮搖

櫓簷茅代陶瓦剖竹作弓弩竹籬閙磅礴石田少稷粢

羹臛煮葛根炊房揷鷄卵蚌蛤充糇粮椒蒜資商賈娃

艾醫疾病灼骨占風雨檀旋捧浮屠通迯辞祠宇脫屨

知敬長同席不避丈椎髻毳多染合掌背微軀雎眦生

忿恨慓悍輕殺掠襲語毋吸〻相力善躍〻 倭訓毋吸之發語辭

躍〻用酬酢嗌異礼盃盤鶯巵作山肴推橘柚海錯斫

力声

鼓鼙辞舌鳴喃喃歌吹畦閑閑蒙身舞白刃假面出綵
幕主人殊繾綣旅窓頻讙譁遷移如嚼蔗風味雜甜苦
行矣早晩來信美非吾土適菴亦作赴宴書所見詩曰
更到窓中眼陳庭雜戲多踞床拍手鼓蹙額作喉歌筵
釰蒙身舞訣談轉面謌心知是樂事無怪語音訛又曰
老翁來押曲緣幕出青童舊擊如攻敵揮戈似護身傍
觀喧雜皆假面競青紅竟夕留歡笑晩來馬若鴻覩二
公之詩對馬島風土殆牢籠盡矣 上同
薛偉以正統年間爲方頃縣令以廉謹稱一日爲方伯
所謫乃投笏而去留詩案上曰牧年江都柿鳴琴志在

高山与水深〻世上難逢鍾子耳絃中誰識會伯牙心 上同

曹適菴謏聞瑣錄載魚變甲答禹廣州詩曰登高遥望故人廬聊向江頭問鯉魚〻是非物情隨世變奈何吞鈎不吞書〻此云寓意深切今按此詩逸於集中適〻菴其得於傳誦也 上同

魚提學變甲喪後臨禪梭中作詩曰酸梨小洞古山阿廬墓三年一柳梭饘粥嚴問飛食息衰麻絶着鍊冠加昊天罔極恩難報中月而行禪已過莫謂泉扃終寂寞五男俱在子孫多〻 上同

燕山甲子洪彥忠謫于鎭安縣自分必死題詩幽谷驛

曰一桃清風孤館裡三盃卯酒老槐边此生不料生还
日方事悠悠尺付天又擬古人自挽而銘之曰大明天
下日光照國男子姓洪名忠字直半生迂拙文字之功
在世三十有二年而終命何云短意何其長卜于古縣
茂林之鄉雲山在上灣漪在下千秋万世誰過斯野指
點徘徊其必有悵然者矣後數月果被殺 上同
諺以春雨數來石墻飽腹沙鉢缺耳老人潑皮小兒捷
口僧人醉酒泥佛渡川家母手鉅食筆有聲爲無用之
事柳大容嘗戲採諺詩曰石墻飽腹真無用稚子能言
亦匪賢不願如今春雨數願君家母手如椽是春適多

兩故接句云 上同

鄭公子壹昏以祭執事在宣陵作詩刺燕山曰嗷々赤子熾炉中醉富隋皇反似聾伐貌入宮闈貌邊々子雷撤殺視朦々彗星乙夏天愈怒土雪辛冬變最宜魂殃久寒香火烓廟庭交錯攙倣蹤三千駿馬樓盈廐一萬娼兒選入宮妍妃正忌催鞋沸ヽ宣殯初衰射鹿同西殯殺身膏潤草之勳刑骨碎飄風慢教撤去師聖字短表殘毀士民風姦雄屠盡笑刁懍忠孝心肝死血紅功業已倣西漢霍神人咸屬晋陽龍曉難回闕愁宮慘夜渡舊津駿浪滔街童鼓舞爭譏刺惡疾終酬盼目瞳疊

棘直城稀見日低頭拘所泣臨銅十載御朝多隠愧何
顔也下拜 成宗又作絶句曰題詩十四韻泣訴杏陵
壇皇天如有鑑應照寸心肝按鄭詩出於傳誦時有違
律且對偶或不精切以其備載燕山之事故錄之 上同
嘉靖甲午鄭湖陰赴燕賀至館中作夢見尚書夏公詩
曰皇家人物衣冠變一角祥麟冠世靈羲獻筆鋒推獨
步班揚賦才擅高名南曹丕礼敏時論官保承是功樹
星黄鶴壤虫知自别魂交猶得覩分明載朝天日錄刻
成袞今通事見惠夏尚書桂洲深喜湖陰賢厚 上同
蘇退休以進賀使赴燕廖班等以公謁文廟及即事二

詩示尚書夏言夏見之曰早知有才當待以異禮遂贈
其詩稿及還公　啓其事時李任為大諫論啟曰籍其
濫將惡詩誇示中原請究其罪　中廟不聽其謁文廟
詩曰晨起衣冠謁素王太平絃誦喜洋洋德　不厭千
年亭道大難窺數仞墻壇上杏花紅半落庭前檜樹翠
成行平生只解歌鴻鴈今日摩挲石鼓傍其即事詩曰
宴開迎餞一旬間三月皇州却未還柳絮白於衰客鬢
桃花紅勝美人顏春愁黯黯延空館歸興翩翩落故山
早晩句當公事了拂衣長嘯出秦関按此詩偶為夏公
所見而謂之誇示中原不亦過乎且夏公心既許之至

於贈其詩稿則恐不作惡詩者也 上同

梅竹軒晉夢遊桃源西爲題詩有曰桃源縹緲隔東韓梅竹何從驀地看忘我天遊酣一枕馳神高卧任三竿云云若未知梅竹夢遊之事則孰知所謂梅竹者指安平而又安知其爲夢遊之圖乎 上同

南秋江作六臣傳其李塏傳曰臨東載有詩云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処死亦榮明發不寐出門去顯陵松栢夢中青 朴彭年傳曰 光廟以領議政宴於府中朴有詩云廟堂深処動哀絲方事如今總不知柳絲東風吹細細花明春日正遲遲先王大業抽金櫃聖主鴻

懸倒玉卮不樂何爲長不樂與賡歌醉飽太平時成三问傳不知何人添註於其下曰臨東載有詩云擊鼓催人命回看日欲斜黄泉無一店今夜宿誰家按今獻彙言孫蕡矣潛溪高弟也被罪臨刑口占一詩曰鼉鼓声正急西山日又斜黄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此非成公之作明矣家註者之誤也 上同

日本僧天祐贈陶隱以赤城紫石硯陶隱謝以二詩其一曰海底神山是赤城山中寶氣燭天明上人斲得羊肝石持贈東韓翰墨生其二曰肌理如脂不假硎池边石眼點華星 白圓點差于列於硯池边左右者云 染毫敢作雕蟲字擬寫

楞伽一部經 佔畢齋錄下篇於青丘風雅陶隱以此硯
形質奇妙噓則生水可爲磨墨寫四五丈紙眞古今奇
玩者也付之嗣子令世世傳守毋或失墜 上同
寒暄堂金公受業於佔畢㧗行無比平居必冠帶人定
後就寢鷄鳴則起手不釋小學人或問國家事必曰小
學童子何知大義年三十後始讀他書年益高道益邵
孰知世之不可回道之不可行韜光晦跡然人亦知之
佔畢爲吏曹叅判亦無建白事寒暄上詩曰道在冬裘
夏飮氷霽行潦止豈全能蘭如從俗終當變誰信牛耕
馬可乘 佔畢和韵曰分外官高到伐氷匡君救俗我何

能從敎後輩嘲逌拙勢利區〻不足乘自是始不滿於佔畢翁矣 上同

弘治初董越王敞二詔使之來遠接使許判書琮酬和詩篇皆從事官申從濩之作及回到鴨綠江舟中許公於座上索筆親作絶句曰青烟漠〻草離〻正是江頭送別時黙〻相看無限意此生何処更追隨董使覽而悅之是時曺適菴伸隨許判書往來後謂天縣李珙曰青烟漠〻草離〻之詩寔伸之所製也其時許公屬令伸製之適菴天縣皆非妄語人也兹以錄之 上同

金季雲宗間世之士也逢時不祥被衹而死但其被衹

之首尾及身後洗雪之未盡後生不能詳知南止亭挽
其遷墓詩載之備矣其詩曰鬼神茫昧然天道諒難知
好惡与人異禍福恒舛馳悠悠此宇宙脩短同蔑盜爲
知髑髏樂不易南面治達觀付一笑浮雲於渺瀰棉憐
名世人其出每遲遲之契濶數百年乃得一見之見之又
不遂至洛寧有期吾生亦大幸得与君並時文章漢西
京人物宋豊澱大息又痛哭當仁輒敢爲寧知絳灌屬
切齒從旁竊傫然來頭不處及東市萬方事何所無東
海浩無涯世平法又弛善惡自分歧如何著雍冤尚未
大數被春秋起諱例定褒多微辭聖人与天同後世非

敢追執筆書所聞史家之常規所聞有正謬乃是一家
私編摩自有局削偽乃其宜只是腹中鉏強覓毛底疵
豈非元魏人刻惡張道逵當官有不謹厥罪固當笞贖
餘又未減八議在所師無人持此語一決九重疑歲星
行欲周永結識者悲彼陀城東土草草雖掩屍情鍾有
子姪卜兆謀遷移君今九天上俯視息相吹鶯蟻既不
擇況同彼與茲人間自區區為便歲時祠凄凉木川縣
中有山逶迤他年纂圖誌錄墓當不貴遂末句意蓋謂季
雲之墓當錄於圖誌云爾也厥後纂集新增輿地勝覽
時郎官錄季雲墓以進有一堂上止之曰此人初非大

宦又非大賢何至錄墓遂削去惜哉 上同

李賚成流爲承旨時金冲菴淨爲淳昌守李於書東中衙上寫記下二字而署於姓下冲菴題詩東後而送之其詩曰曹同書榻与鵉署流落南荒一病軀天上華衙承旨李臨題不還憶故人無 上同

冲菴路傍松詩曰海風吹去悲声遠山月高来瘦影踈賴有直根泉下到雪霜標格未全除正德己卯春友人李沆曰吾今日覩冲菴詩真絶唱也 上同

謝學士蝴蝶詩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処尋人呼爲謝蝴蝶趙嘏秋夕詩殘燈数點鴈横塞長笛一声

人倚樓杜紫薇目之為趙倚樓鄭谷鷓鴣詩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裡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人為之鄭鷓鴣鮑當孤鴈詩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廚為帶邊城信時號鮑孤鴈李牧隱長嘯倚風磴山清江自流之詩可謂李風磴鄭知常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作波可謂鄭大同崔斯立眼穿落日長程晚多少行人近却非可謂崔眼穿申企齋江路火明聞犬吠小童來報主人歸可謂申江路朴思菴白雲洞詩巑然獨出修林外石逕笻音宿鳥知時謂朴宿鳥 上同

李容齋登書堂後嶺次雲卿詩曰靑山今夜月白首昔
年人節序有來往風光無故新多違應物理一笑亦天
眞童僕能扶醉盃衘莫問巡時湖陰有違行故有多違
應物理之句 上同
冲菴移配濟州臨死作辭曰投絶國兮作孤魂遺慈母
兮隔天倫遭斯世兮殞余身乘雲氣兮歷帝閽從屈原
兮高逍遙長夜冥兮何時朝炯丹衷兮埋草萊堂〻壯
志兮中道摧嗚呼千秋万世兮應余哀夫公之殞身天
地皆知豈待千秋万世然後始有哀之者乎曾見一本
炯丹衷兮埋草萊作耿〻丹衷兮埋草萊如此則与下

句堂〻壯志兮中道催詣勢有偏而且此一本出於進士魚季瑊魚故僉知李耘之外甥也冲菴之死李爲消州牧使所得之本似不誤也 上同

滿浦僉使例爲採郊草於胡地以爲營中之用嘉靖乙酉以沈公思遜有將略特授僉使戊子正月以故事率軍往採諸軍中散赴後與二三軍官及八九軍卒設小幙以坐有中五胡人托拜見以來乃有讎者也見其無備援鈒直前公急上馬〻逸而墜仍被慘酷剝其衣服以去軍官等一時散走公以一身安能拒敵哉此日之舉雖不能如程不識之整部曲若稍有意外之備則安

有此秋李容齋作挽歌曰臨事聲猶惧君胡輕厥身

多才須自惜異類豈宜親国在多吳日天方示変辰君

私何暇哭沉痛自楓宸 上同

崔公甸昌出按西海巡至瑞興作病中思親詩板之於

壁崔黃州世鄭讀之曰此老素不能詩如此作又其下

也皆如逢九折板未必叱馭登之句曰此学詩家所不

使余時在下席不覺失笑出語人曰古人詩句中用叱

犢叱御字者非一二況漢書王尊傳尊至邛崍九折板

叱其吏曰馭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則叱馭登正

九折板故事蓋反其意而用之也黃州平生以能詩自

許以爲詩無出我右而爲此大言豈知窮笑者之在傍乎 上同

正德年間黃梭理孝献八陣圖詩曰兵家休說渭陽符不見夔江八陣無天地動搖敵指畫鬼神蕭瑟落覘模此乃玉堂月課之詩也 上同

父子天性也凡無嫡子者雖有庶出必取三寸或五寸七寸而爲継後何其棄天性至於此極耶親於父者莫若子則祭祀之時子與侄孰爲誠乎近來知天性者雖清平尉韓紀鄭湖陰士龍李安分希輔申牧使潛閔同知應瑞及魚叔權義而已清平不拘翁主之尊村祀於庶

子尤難得也申牧使之卒湖陰作挽詩曰嗟君緒業堪
誰付三尺猶存侍者兒試取他人謀義續何如血屬合
天彝詩書未必終無主門户近知定可持白髮故交言
在耳心期豈得死生移湖陰昔與申論此事其志同故
挽詩如此上同
止亭南公袞湖南作招僊子辭其序曰見山妓有字朝
雲者誦傚去來辭引喉宛轉能作洛下書生詠唇齒牙
舌清濁高低了了不差毫之令人忘倦一日雲誦一遍
問余曰此何人所作其意若何答曰晉處士陶淵明棄
官傚來自述閑適之意而有此作雲曰賢哉若人吾俚

倡中亦有這般意思仍作唱曰試為尊官唱之余乃倚
其声而譯之曰富貴功名且可休有山有水足遨遊与
君共卧一间屋秋月春風成白頭吟訖不覺悵然曰歌
曲之感人一至於此耶使我能作鹿门之隱汝能安臼
井之労乎雲曰尊官何待人之薄耶既奉巾櫛何敢復
有所憚乎第恐事機之难遇爾仍作招隱子篇申令雲
唱之其辞曰雲冥冥兮洞壑深水泠泠兮薜蘿陰鼯鼬
兮晝飛谷鳥兮互吟朝穿林兮拾橡栗向夕歸兮遺細
君掩柴扉兮展卧寂千峯兮月一痕山之中兮可樂彼
隱子兮胡不来歸朱丹轂兮朝日奪輝宮錦袍兮雕鶻

盡飛徒得市童之矜嗟不知前有穽兮後有機鋩刄戲
於諧笑腊毒隱於雉膏是寧不廷畏兮而与彼滔滔日
復日兮夜復夜既縞鬢兮又墮齒山中之樂不可以忘
胡不來兮彼倌子余晉以此辭進湖陰公公朗吟數過
曰眞絕唱也上同
魚灌圃得江爲書知事閔孫作眞鷗亭上梁文有一都
守愛其文刻梓以傳嘉靖辛卯年間公晉至京師有人
謁于寓所極談上梁文之佳公忻然曰梁西梁北二詩
人以爲得意其文曰伏以身輕義重久寒鷗鷺之盟功
遂名成可償晩衰之債喜亭坮之得地同燕雀之賀成

嶺封疆爲東南之雄晋山川爲七十之最古稱豪傑之
藪將相半是州人吏爲陸海之饒貢篚居多土物菁川
競流於洛汭地理遠過乎湖南伊先庐之面陽乃一邦
之勝境圍郡衆埜北浸千頃之稻田永縣群峦南展百
里之錦障占一區之敞豁敵万户之雄豪主人相公腹
有五經胷藏万甲技筆而登虎榜取履而事龍韜六期
郵良州島夷自絶漁海四年豆滿水虜馬不敢飲流旋
取節於朔方又開府於嶺右重入樞院知四十九年之
非再聘幽燕慣較千餘里之遠島辭林而知倦雲出岫
而欲不逆所歷略同於先公肯構無愧於後嗣追惟懸車

之樂魚鳥亦識蒼顏貽厥翼子之多娟波乃是旧物世
平兮何妨問舍樓少兮可以尋盟虹梁架鴻鵠之程鶱
尾蔭黿魚之背畫舫風定湖光勝西子之姸紅雲澤香
蓮花似六郎之艶增邀月之旧制叓有懷之新規題傑
句者青蘿釣徒揚華名者大隱岩主灌圃丈人之專壑
患多石而少田東皐先生之闲園但有竹而無水釣月
堂疑若倒墜馭風亭眩難下窺粟灘水駛而欠鏡光足
亭山近而無黛色評一州之風物兼衆美者主人雖应
接其為勞故登臨者能賦遠而淡者黃梅榆岳皆是列
州近而濃者渾池蓮花以為彩色池館豈專美於潛池

簪纓亦不讓於蘭亭雪膾銀羹也兼東吳之佳味亦籤
玉軸架添中國之新書浴甬江山之美藉我兒郎之頌
梁之東家山壽〻更葱〻連雲千里無他樹竹弟梅兄
与木公梁之南釣月潭新漾出籃輿与灌叢爲渠足朝
〻分得我烟嵐梁之西爽氣平看方丈低鶴洞群仙座
見我人間亦有好樓棲梁之北水朝湖去青蘿直送聽
紫極近觚稜心与長波流不息梁之上天光雪影澄波
漾尚書大筆大如椽照屋銀鉤作華榜梁之下圖史琴
書兼飲射不月而明还不夜無風自爽長不夏伏願上
梁之後方竹有孫百果多子山敵壽而水敵智家有魚

而旒有祺濯清泉戱手林麓幾仲長統樂志論徵名花

聚異石木作資皇公之手泉莊老子不久於婆娑仙人

亦爲之來御無愧高樓百尺卧公一身不必廣厦万間

庇我寒士 上同

月精寺僧普願有佔畢齋所寄詩二篇其一曰醞藉風

姿稱所聞妙吟哦行亦趂群名標子美双峯寺袖有郇

公五朶雲物外數逢眞迭宕塵中鮮遇謾紛紜冠中安

得加圓頂吏部清懷把贈君其二曰倏別天涯白足師

每逢泉石便相思況復緇已攻秦譯肯散眞堪讀楚辭

採藥林間同老過題詩岩畔皎然隨香怡春信今應早

須折山花寄一枝 嘉靖庚子湖陰奉使關東至月精寺
見此詩朗吟移日至口角流沫歎曰此本朝之絶唱也
仍次其韻自昏呻吟至天明始書以与之其一曰所得
從師過所聞 景濂佳作合無聲 雄如玉匣差差水 態極
春空藹藹雲 一代詞源深造詣 百年鞸噪夘紛紜 驪珠
滿把揩昏眼 懷璧何人肯罪君 自註景濂佔畢齋號 其二曰山門
故事備詢師 壽亞貞珉有仲思 已把勳庸勒鍾鼎 更將
傳雅擅文辭 摩挲如見鉤章妙 摹搨不思淨本隨 衲亦
辦身能再到 不辭筋力寄節枝 自註仲思益齋字 上同
趙松崗以陳慰使回到山海關至事王亟期以晩晴登

眺春日郊行兩律詩送于松崗松崗即次韵答之其一

首曰作客他鄉賦式微一庭青草晝閑扉忽聞剝啄春

眠覺晨起雲烟碎玉飛綺語未曾平日見清詞應識和

人稀東館謾荷瓊琚既燕石慚投不敢違其二首曰千

里星槎客未館身同蓬梗轉無依多情野水清如渴满

目遥山翠深衣林鳩日高花艶艶柳堤風蒲鳥飛飛菲

才敢和陽春曲盛事爭如此事稀至事見之曰真佳作

也使之生中国豈非偶然哉 上同

稗官雜紀危語詩曰矛頭淅米劍頭炊百歲老人攀枯

枝盲人騎瞎馬半夜入深池得意詩曰久旱逢甘雨他

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詩曰寡婦携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其悲喜之狀不減於危語之妙也 上同

郭功父十拗詩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裡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煩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古人以爲切中老人之病有人行年七十七歲亦可謂老矣動与十拗相反乃改郭詩曰能記遠事又近事不能近視況遠視哭多淚笑無淚夜熟睡晝不睡只愛坐不好行不能食硬要食軟既惜孫宜

惜子天事圖問辟亦煩喜飲酒不飲茶暖即出寒不出

郭詩則曰不能近視能遠視余則曰不能近視况遠視

蓋余少年病眼親兄在前久而方認記其原事也竊謂

老一而拗不同無奈身已老而氣性尚不至於太衰耶

抑老人之性自相不同或異於十拗者耶聊記之以貽

後人 上同

崔朔寧天瑞觿蚕川孤竹玄孫也以繕工直長分差往

山陵詩曰長生殿裡奉玄宮夜起彷徨向北風明日千

官哭盡處橋山深鎖暮雲中 蓉山姜啓書

湖陰以伴送使華使張給事寧之來前後酬唱皆不稱

其意使之從事官李洪男製之其詩曰臺封當道左使節駐移時授璽書猶在佯狂意孰知三仁雖異跡方古尚同歸黃卷空相對爭如一奠驪権应仁時侍幕下以誦此詩 海東稗說

崔翼嶺嘗退居江陵鏡浦始過申企齋宰三陟時自鏡浦訪崔第將欲寄宿值其出姑止外舍夜欲深有一火導人以来村犬皆吠崔家僮報曰主人翁来矣未幾崔趍入向座寒暄公作詩曰沙村日暮扣柴扉夕露霏霏欲濕衣江路火明聞犬吠小童来報主人敀其後使関東者多次其韻聯為大卷見者皆以企齋詩為絕唱焉

年崔以繕工監役留滯京師者殆十年一日以詩卷示
素善書生仍索其和韻乃題曰十年長掩故山扉座上
東華幾染衣想得鏡湖春夜月子規应喚不如歸崔嘻
笑曰此詩真我之藥石也 高
錦南之詞簡古而詩則非其所長然吾讀柰鑑作絕句
云挑燈擬讀便長吁天地間無一丈夫三百年來中国
土如何付与老單于讀此詩者咸歎其慷慨奮厲之氣
新齋少年塲屋中作綱目賦奇偉動蕩有凌雲之氣伯
羅士秋謫居福川自号蘿葍山人嘗寄橘亭詩云江路
壽春曉思君步月時年年山澗曲隨分有生涯又与柳

城隱相善仍拜城隱之父城隱既歿其孤某生請學公
贈詩曰君當謂我兄我謂君如弟悠悠俯仰間對面今
三世末句暗使韓退之馬殿中墓誌之意橘亭自製爲
義帝發喪論一時傳誦後羅公世纘朝京得鄕試錄橘
亭之論載在其中考官批云何地不生才蓋非兩廣則
必江浙之試也但不知其何自流入於中國也上同
嘉靖乙丑京都人相傳濟川亭梁木上題近体律詩曰
曾見前朝種李辰花開一十二回春夢回華表千年鶴
淚洒青山一掬塵楓岸曉鍾神勒寺烟波晩笛廣陵津
清秋扣枻驪江去樓上何人識洞賓聞者以爲亭梁極

高非詩人所能題必是鬼詩也都下謳傳咸以為怪未幾又云梁詩今無而書在院壁尤以為怪有人辨之曰所謂梁木題詩必無是事只書在院壁而傳之者誤也安有曾在梁而今在壁之理乎余以此詩質於湖陰則曰詩甚拙俚且不成章必釋子輩作此欲欺一世之目也按高麗史道詵云漢陽為李氏之都故恭愍王種李於此以壓之其曰種李者使此事也開花一十二回春者爲我 朝傳世爲十二 聖也自以爲仙人而長生不死故曰曾見種李之辰神勒寺廣陵津自述其往来之地也結句云樓上何人識洞賓者宣和遺事宋徽宗

使林灵素作道壇有一尼投入喫飯仍覆鉢於地躡空而去衆取鉢見之詩曰洞賓識得林灵素灵素何由識洞賓人疑尼乃洞賓幻身而此詩所謂樓上何人識洞賓者似用此語也壬辰倭變 宣靖兩陵人謂一欄差之言果驗矣 上同

朴判書淳以遠接使次華使歐希稷至吾助川作迴瀾石詩韵曰細風吹碧瀨斜照媚蒼屛仙駕淹清景幽棲是素情澗芳春尚早林靄晚來輕對此多感湘潭水已生歐以賜祭謚来使也荊门人故用湘潭水字壬申山詩裏顏一照自多感回首江南春水生判書之詩亦

出於此体歐見之曰詩極清絶湘潭水已生之句寔感
我心及回到義州見判書及從事官李正郎山海亭校
理益時送別之作謂譯官曰諸篇甚佳貴國必尚詩學
故能如此中國則學者只習程文每一省以詩名者不
過二三人而已 上同

湖陰晉奉使関東到処作詩有関東日錄後一士人与
公讀錄中廣陵早春詩有側耳荒鷄何処哭驚眠官怖
及晨残之句士人曰荒鷄是何鷄公曰謂荒村之鷄也
士人曰陰陽書中謂夜半鷄為荒鷄鳴則天下大乱昔
祖逖中夜聞鷄声蹴劉琨覺曰此非悪声也蓋夜半鷄

本思声而謂之非思声者天下既亂則貴吾兩人可建功
業云爾公曰是矣即令鴈手改范作村近公之二子印
公集仍作范字無乃概未改本而印之耶 上同
歐華使希稷回到江上從事官李正郎山海作詩三篇送
之其末篇曰蜀道輕装二玩隨星軺西望疾如飛天涯
覊思迷芳草日下做江繞紫微還壓晩山當驛路劍門
春雨濕征衣隱聰爲報新安老一陽雲泥夢亦稀註於
詩下曰去年以都監官送迎新安許學士於江上聞与
大人有年分故云 上同
華使韓編修世能陳給事三謨遊漢江作詩朴判書忠

允次韓詩韻又別作一詩曰儒仙憶昨海東遊准擬趁
塵上此樓從倚湖山天若借登臨物色寫全收畫閒記
向丁亭語京釋當時取次層北望半仅是何處倉香眠
詩翠雲裘又題詩下曰忠元昔在丁卯叨添遠接迎海
嶽老先生于江上今又迎慰西大人手開京上天人招
進于前儒海嶽老先生寄問之語是不忘昔年陪侍之
意深海外鯫生一大幸故屬和高韻忘其僭越又次
一律以寓區區之意 上同
河緯地字天章爲人恭而有禮遇闕必下雖雨淖未嘗
避路及魯山嗣位幼冲八公子強盛人心洶洶朴彭年

昔借簑衣於緯地以詩答寄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
分明白日臨特贈簑衣還有意五湖烟雨好相尋蓋傷
時詩也丙子与三問等同被祸 魯陵誌

郭再祐壬辰之亂自稱紅衣將軍杖釖首起連戰皆捷
勦殺甚多李公好閔寄詩曰聞道紅衣將逐倭如逐獐
為言終戮力須似郭汾陽公率勵士庶截水陸兵勢
益張賊望風而走江右湖南賴以得完 海東名臣錄

郭存齋䞭甲午為安陰縣監与金海府使白士霖守黃
石山城丁酉倭寇大至公躬督戰晝夜不懈士霖欲棄
城走陰使人餂之曰賊盛而逼豈不怯哉公厲声曰吾

已分死無怖矣士霖知不可説潜師宵遁於是城中波
析不可禁謁子婿及吏民等皆号泣以請曰事已至此
願早爲計公笑曰此城乃吾死所何計之更爲指揮罷
曰不可以藉寇令悉焚之明日賊登城公毅然踞胡床
神色不変竟遇害蓋公自寇以後以死難自許一家女
婦等亦皆佩以小刀曰即有不幸以此自決足矣前伏
鄭敎十日与友人别有詩曰廟堂平昔講經綸此日男
兒有幾人滄海血流腥滿地臨分相勗在成仁其素定
之堅確於此亦可槩矣公之死也子履常履孚抱持公
罵賊〻并所之女随其夫柳文帝走出城夫爲賊所獲

哭曰棄父出爲夫也夫被執何用生爲縊于樹以死事
聞 宣祖懿之命弃旌閭 愚伏集
趙公宗道丙申爲咸陽郡守丁酉賊復大擧而西公上
書于體相乞全付一郡兵民以死効之遂奬平境內拕
險守之已而有命守黃石公即與安陰縣監郭䞭謀繕
完城壘未幾公還咸陽皆曰守城危又無官守可以去
矣公曰吾旣以死許友而賊已急義不可去咸陽子弟
初欲散去聞公之義即從之及城陷公與郭公北向再
拜而死之公嘗有詩云崆峒山外生雖樂巡遠城中死
亦榮盖其素定如此 眉叟記言

丙子春金汗僭称皇帝國号大清是年龍骨大馬夫大
西將称以仁烈王后弔祭而来金国十王子致書于主
上盖陳僭号之事也持掌令洪翼漢抗疏請斬虜使秋
崔鳴吉請送和使校理吳達濟吏書正郎尹集請斬鳴
吉十二月賊兵渡江十四日到弘濟院上馳入南漢賊
兵大至圍城中丁丑正月虜求縛送斥和臣備局以洪
翼漢為斥和之首尹集吳達濟亦聯名上疏以斥和自
首二十八日領相金瑬請以吳尹送虜陣是日夕吳尹
出將虜陣氣色略無異於平昔 上引見痛泣賜酒与
別吳尹亦涕泣拜辭而出因日暮不得往二十九日朝

出虜陣汗執吳尹問於庭下曰汝何使敗兩國之盟乎吳曰我國之於大明臣事三百年知有大明而不知有清國僭号遣使爲治諫安得不斥和此外更無所言願得速死尹所對則雖不如吳對從容直說小無諂屈之事洪時爲平壤庶尹賊之回軍時我國定差使負氈山縣監邊大中押送虜營二月十二日也二十日到通遠堡胡人等来問遠来之由出食亭饋二十五日到瀋陽汗令礼部設宴亭子罷所似無相害之意三月踏青日有詩曰陽坡細草柝新胎孤鳥樊籠意轉哀剩作踏
青心外事歸城浮白夢中来風飄夜石陰山動雪入春

漸月窟開飢渴能僅聊僂命百年今日淚沾臆初七日
招問時洪為抗言不屈 昭代稗言
洪柱谷号定丙子之亂避地太白山下已而聞上出
城無意再還就丈山下杜谷泉上結小菴曰玉溜菴有
詩云大明天下無家客太白山中有髮僧蓋以是終老
焉 訥翁集
處士許格号滄海丙子以後遂傳舉業自稱大明逸民
足迹罕到城市年八十餘以壽終其春帖詩云栗里陶
潛宅荊州王粲樓眼前無長物江漢一孤舟李白軒景
奭晉赴燕滄海以詩送之曰天下有山吾已隱域中無

帝子何朝節槩如此臨沒盡焚其稿題一絶曰簇簇千峯削玉層悠悠一水繞村澄臨流故斫桃花樹恐引漁郞入武陵以見其志 玄湖瑣談

朴久堂長遠嘗以正言製進月課反哺烏一絶曰士有親在堂貧無甘旨具微禽亦動人淚落林哺烏 仁廟覽之傳曰此人父母生存乎承旨回啓曰此人只有偏母傳曰覘其絶句孝誠非但一家忠孝令人感歎令該曹優給米布此誠異數也 終南叢志

辛進士永禧家有文禧公詩集友人曰子之家集可以印行乎永禧曰我祖雖有能文名而家集所在無一可

傳者旨挽一門生詩曰三十二而卒不幸同顏回此句外無佳詩与其傳不傳者而賭衆眼譏刺不若不傳之爲愈也 紫海筆談

尹文孝公孝孫旨乞歸養特授全州府尹奉母夫人起任立小廚衙中与夫人共執饔飱公世家南原躬備山水以供甘旨必与夫人身執以奉誕日獻壽旨自製一曲曰北有屯山嶺南有智異山願借兩山壽方歲奉慈顏先自歌之遂起舞悅親之事雖兒戲無不爲 海東名臣錄

成廟值亢旱靡神不舉 上親禱于慶會樓池過暴日露坐幾浹辰聞有衆樂声 上問之乃房主監察行礼

宴也 上大怒曰天久不雨草木焦卷西成望絶大内
近止予乃避正減膳徹樂露禱累日勤苦如此蓋爲
民也食祿之輩乃敢張樂娛遊甚已謂其皆詔獄二十
四人一時就拘乃令其子等上疏乞哀疏入 上大怒
曰渠輩既以無狀陷罪又使其穉蒙冒疏尤可惡也其
拜疏之人盡執以入 上御便殿以待遂皆散走彷房至
監察之子不去被執時尚童稚 上親問之曰汝童稚
何以彷不走對曰初爲救父而 上章繼受罪安敢逃乎
上問曰此疏誰所作也對曰臣自作之又問書者誰也
對曰臣所書也 上曰汝年幾何對曰十三 上曰汝

果能之手欺罔罪當誅毋隱乎甯對曰作之書之皆出
臣手請試之 上命以閔旱賦為題其兒立就而書其
末以為昔東海一寃婦延致三年旱願聖上以此軫念
則成湯千里之雨致之不難 上見而悅之問汝父誰
也對曰房主監察金某即臣父也又問爾名誰也對曰
以甦為名 上御筆書諸紙曰自古能文之士不能書
能書之人不能文甯能文又能書見甯文放甯父見甯
父放甯父同僚甯其移孝為忠回命承傳色吏官持其
書從其兒之義禁府盡放之判義禁以下皆候於門展
其書床上遂出其二十四人金乾每值成廟國忌必

涕泣三日竟是月不食肉死後其子孫以其書爲障懸

于木主之後壁云 五山說林

聽松成守琛天性至孝正德甲戌丁思肅公憂守墓于坡州向陽里哀毁過禮有客過其廬感其孝誠投書以去詩曰成門有二子孝行継家君啜粥誠橫日焚香哭徹雲礼神朝与夕謁墓曉兼曛一法朱文制當今比娘聞 海東名臣錄

林石川億齡學識有方処心剛直乙巳禍作其弟百齡陰結權奸倡禍士林公貽訓誡至切至憤百齡不從棄官南歸有詩曰好在漢江水安流莫起波及守錦山百

峪送原從錄券公於山谷屛处作祭文以投火有詩曰竹老元处逃削松高不受封何人与同調窮谷白頭翁至今膾炙人口 上同

朴文憲公元亨位至台極清儉律身教子弟有法其子贇成安性位未顯時値公生日置酒献壽公受献歡飲至分呼贇成〻使前口占曰今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十二青春吾家旧物唯清白好把相傳無限人门闌盃酒之間有警責詔訓之義亦可為教子弟之法也 上同

曹南冥植与三足堂金大有交道最深嘗以天下士許之三足家冨其卒也先生視之三足念先生貧乏遺之今

諸子歲遺之粟若干以示先生先生不受以詩復之曰
於先亦不受此人刘道源所以胡康侯至死貧不言其
辭受之不苟如此 東崗集

金寒暄堂受業於佔畢齋居玄風嘗作詩曰小學書中
悟昨非畢齋批曰此乃作聖之根基魯齋後豈無其人

權松岩好文退陶门人也朝廷徵拜内侍教官公賦詩
曰懸爲屋者師遂不就仕 秋江冷語

柳西崖成龍之去國其彈辭有云三处田庄甚於鄙塢
當時國家兼清白吏西崖与爲白沙李相公之意也白
沙語人曰此不足爲柳相輕重而欲洗奸人鄙塢二字

及西崖之沒家無擔石諸子寒餓殆不能爲生鄭愚伏
贈柳季華詩云河上傳家只墨莊兒孫蔬糲不充腸如
何將相三千日併久成都八百桑 星湖僿說
中企翁長於文詞而短於吏才爲刑曹判書不能聽理
罪囚多滯如脾子等文字亦不用詩語曰官威捉致非難
事須趁東風二月來 芝峯類說
金繼輝重晦姜克誠伯寔鄭礥景瑞洪天民達可俱是
丙戌四人爲稧克誠家在南門外蓮池邊乘月而會家
甚貧酒肴薄酸天民曰吾願得一日產一膝之牛礥曰
吾願得不釀自生酒之甕克誠曰吾願得不衣不食之

羨妄一時皆以爲三絶繼輝有詩曰風流姜伯宗醞藉洪達可景瑞能如此唯我無才者 於于野談

朴貞肅公安信器度寬偉嘗爲持平與大司憲孟思誠鞫平壤君趙大臨不啟而拷訊 太宗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於市大憲面如黑色蒼黃罔措公略無懼色舉名而呼曰汝是上官我爲下官今作死囚豈有尊卑我昔謂汝有志操何恇怯如是汝不聞車声之轔轔乎謂羅卒曰取瓦片来作詩以磁尖畫而書之曰爾戒不供甘受死恐君留殺諫臣名瞋目語獄吏曰以是上聞否則我爲厲鬼爾屬無噍類矣 太宗聞而霽威河崙

成石璘權近等力救得免杖流遠方 海東名臣錄

鄭文翼公光弼近代名相也 中廟朝金安老用事寵弄威福藉公王之勢欲割受蘆串牧場爲田時公爲司僕寺提調執不可曰國家牧馬之地決難割給勢家待老夫死後爲之安老深銜之時議遷 禧陵以公曾爲揔護使奉安 先后於不吉之地構捏請罪且重典 中廟命減死流金海公先已譴罷寓懷德村舍不意金吾郎馳至家人皆驚惶涕泣公方對客六博呼盧不輟俄審未減流配稽首曰 上恩至矣遂夜寢睡鼻息如雷明朝遂擔登途無一言見於辭色道中賦詩有積謗如

山竟見原此生無許答天恩之句未幾安老敗召還安老竟受牧場及被罪還收之 黃兔記事

申文忠公叔舟天順庚辰以元帥北征深入虜境虜乘夜來攻營中喧呼叔舟堅臥不起動召幕僚口占云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臥看星斗正闌干將士見其安閑賴而不擾 芝峯類說

仁祖反正之初分沙李聖求爲司諫建罷妓樂悉皆還上啟都邑乃始初清明之一大政也未久罷遞政府舍人蓮堂口占曰奏罷梨園爲諫官却来蓮閣負風情池塘水滿芙蓉冷獨倚危欄聽雨聲前則爲舍人者携妓張

樂遊宴為事至是無復舊日風流故詩意如此而益戲語也 景遠錄

張簽判應一旅軒顯光之子也姜嬪獄事時抗疏論救時人語之曰青天白日張應一 楓岩輯話

東皐李相國遺劄入地見其謹條四件一曰帝王之務惟學為大二曰待下有威儀三曰辨君子小人四曰破朋黨之私見今世之人或有身無過擧事無差違則而一言不合則排斥不容其於不事行檢不務讀書而高談大言結為朋比者以為高致遂成虛僞之風君子則并立而勿疑小人則任置而同其流可也此乃 反下

公軀并覩務去此弊之時也不然終必爲國家難救之
患矣臣功於負恩而臨死錯乱言不盡意中象村欽春
城録曰李相以碩爲元老受遺迎立挺然有大臣風彩
朝野倚以爲重臨終有遺䟽指論時事以爲將有朋黨
之漸新進士類憲不及逮至上章請罪不遺餘力極口
詆訾而 宣廟不從不十年李相国之言乃驗人益服
其先見吳判書詳詩曰功在宗社澤在民能全終始稀
斯人不待百年公議定是非何累地中身世傳誦之以
爲知言云 白野集
鮮于浹箕子之後崇仁殿監寔之子也始居泰川後移

平壤年十二讀書于箕子殿齋室夢箕子贈詩俾遣方
伯曰足擴残城外孤祠對寒牖之句李月沙見而驚歎
以爲神語 星湖僿說

李游衛除清風府使公退之餘哦詩不輟時値荐荒薄
奉以濟餓及解散庫儲穩然無以爲簿乃盡錄在官所
製詩題曰江山風月都重記一世傳爲美談 星遠錄

金栢谷得臣性魯鈍所讀之功倍於他人若馬漢二柳
皆抄讀至万餘遍而其中最喜伯夷傳讀至一億一万
三千第遂名小齋曰億万齋仍作一絶曰棲羅秦漢宋
唐文只沫讀過一万番最嗜伯夷奇性休飄飄逸气欲

凌雲 終南叢志

金梅月堂時習五歲能文 莊憲大王欲引見于內殿恐駭聽聞以三角山命題時習爲一絶曰三角高峯貫太淸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岳峀興雲雨能使王都万歲寧 上奇之賞之以百疋紬時習散百疋首尾相結取之一端帶之腰拜辭而出百疋盡其身上 上尤奇之後 惠莊大王卽祚有不仕之志剃髮而存鬚有詩曰削髮逃塵世存鬚表丈夫 於于野談

仁川君蔡壽有孫曰無逸五六歲時夜抱而臥先作一句曰孫子夜夜讀書不 無逸對曰祖父朝朝飮酒猛 又

於雪中抱行作一句曰犬走梅花落無逸對曰鷄行竹
葉成無逸亦登科 海東名臣錄
李鵝溪山海五歲始受學自讀書忘食公季父土亭公
念其傷也令輟讀待食公作詩曰腹飢猶可忍況心飢食
遲猶可忍況學遲家貧尚有治心藥須待靈台月出時土
亭益奇之 漢陰集
白沙李相國恒福五歲詠釰琴詩曰釰有丈夫氣琴藏
太古音南相九萬五歲詠月詩曰衆星皆列陣明月似
將軍觀此二詩則辭意雄偉可占他日之大貴矣 董雪記聞
金河西麟厚六歲客令作小詩指天而爲題公乃請韵

以呼曰形圓至天又窮玄浩〻空〻繞地寸覆壽熹中間容方物杞國何爲恐頹東人皆驚歎丁丑歲趙相國元紀之觀察湖南也公甫八歲致見而異之提携撫愛常置膝上相國占聯曰信宿完山飽梨園之風景公應声曰滯留豊沛饜梅亭之月色相國又曰見郎詩筆杜白王羲筆先生處事呂吉延壽群又有五百年之期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枚千載之河方清地應生命世之傑之句又令製詩賦長篇句〻驚人相国以長城奇童天下文章爲題儒生製之 海東名臣錄

李月沙廷龜六歲姆抱坐門外見醉人過前檐時楊花

飛笛声起公語其事言如歌曲姆哥之告於其父縣令
啓縣令向曰汝能以此爲詩句乎公應口對曰扶過小
橋外楊花爭乱飛何処牧声笛吹來醒醉耳八歲見壁
上山水画題曰山靄晩不収沉沉隠高樹溪流深不渡
夜來前峯雨 月沙集

李游衛玄錫六歲詠月出曰日落月復生乾坤晝夜明
長留今夜月天地何時暝人皆以神才称之 景遠錄

李秉容八歲題詩花石亭曰林亭秋已晩騷客意無窮
遠水連天碧霜楓向日紅山吐孤輪月江含万里風塞
鴻何処去声断暮雲中調格渾成雖老於詩律者有不

能及也 沙溪集

曺晦谷漢英八九歲時有客聞其才令賦烽鍾一聯即對云烽傳千里信鍾報万家昏一時爭傳以為神童 浿溪集

安翰林命世九歲以杜鵑花摘揷硯滴其父命賦詩即成一絶曰杜鵑花一萼來自碧山中硯滴生涯寄他鄉孫客同父見之而泣盖知其意趣悽苦殊非遠達之象故也後果妙年登科官止翰林燕山朝被禍 終南叢志

權炭翁九歲有影詩曰一步動時爾已隨微心去处爾亞知悲歡憂樂爾爲伴曲直正邪爾作師盖亦已知致力操存之方也 炭翁集

李芝峯睟光年十一菊蓊公令賦雪詩公應口即成其一聯曰庭前有月松無影檻外無風竹有聲時稱神童同

權松坡侙石洲韠之庶子也年十二見鰲城家後園三色桃花開踰墻而入折其花枝時主家諸婦女適遊後園中大駭而走告于李公李公捽入將撻之侙曰我士夫子也不可撻也李公乃以三色桃命題仍呼韻促之即對曰桃夭灼灼睽踈雜三色如何共一枝恰似美人梳洗後滿顏紅粉未均時李公大奇之使之升坐問其門閥則乃習齋之孫石洲之子也即往見石洲請與爲婚遂以其庶女妻之侙後登文科官止加平郡守 蘆雪記 [illegible]

金直提學千齡兒時抱在乃祖恭胡公從舜膝上有客得句曰雲收天際孤輪月使其祖公對未及金乃拍祖肩曰何不曰風定江心一葉舟客甚奇之後金果魁科以文名云 清江詩話

吳西坡道一幼時與同隊遊戲至壯洞水閣時諸名官會集見吳容貌問曰爾乃誰家兒答曰吾乃楸灘之孫公輩不知灘翁耶諸人異之問能作詩否答曰若飲一大白則可矣即擧觴屬之以三字呼韻急口對曰樓頭醉臥吳挺一松下吟詩柳道三諸人責用長者名爲詩吳答曰吳挺一柳道三相會出韻三字安得不爾一座

悚然又有一句曰雲收九疑月千古水滿三湘秋万里

趙松谷復陽大奇之竟有東床之選 玄湖瑣談

張承憲天使時李杆城克仁以兒童從觀天使召問兒讀何書對曰漢書天使口占曰谿軒牕四壁東西南北之風使之屬對克仁即對曰治園囿一區春夏秋冬之景天使甚奇之 芝峯類說

尹孝孫 成廟朝人兒時能屬文其父為議政府錄事清晨往刺相公朴元亨之門閽人辭以寢不為通日晚飢困歸家謂其子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毋如爾父也孝孫書其刺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刺

紙已生毛夢中若得周公聖須問當年吐握勞聖朝其父不肖又徙後剌相公見其詩即引入問曰是甫所題否其父驚懼失措審其字畫乃孝孫筆也乃吐實相公令召孝孫至則穎悟不凡極加奬歎時相公有少女方擇婿入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婿矣夫人不可曰吾女豈可与錄事爲婚相公不從竟婚其女孝孫後登科官止判書上

李混泉同揆晉卜居於楊根之義日村其定居詠懷詩曰抵老生謀拙移居土俗新畬無定業水火少資隣谷靜樵歌響簷低鳥語親岩花開自落何以答三春其

眼者以爲此詩雖編入唐音必無下之者 畧遠錄

蔡希菴歎亂常誦東州李公敏求虫音繞壁三更靜熒火緣帷七月寒之句曰虫繞壁則動也而措靜字火緣帷則熱也而下寒字豈不意巧而語音乎如此之句雖求諸唐詩鮮有其類 旨

李澤齋玄錫吾与諸學士會話坐有一人以燕台題呼舟尤侯三韵欲寫諸學士公並口先成曰穿花燕語少陵舟郡入昭陽是物尤有領只宜如面相會須投筆覓封侯諸學士驚服皆閣筆 旨

李翠亭真惪胄我行于山下詩曰我行于山下杜鵑花已

君折得三兩枝飮心四五折吳藥山光運每吟此詩歎
服不已又見公桂竹詩二首貽書頗交其詩曰林烟孤
不住枝雀遂高飛更覺曾雲近偏憐田雨非亭亭酬夜
月脈脈送斜輝入密平生地幽人身事違尚依乾坤力
盡霑雨露深臨風強披拂向日一蕭森肅肅添寒意淒
淒長苦心唯應藏鳳曲方一吐龍吟云
李羲湖瑞胄爲詩句語平淡格調清麗南行途中次恩
季韵曰千村少人事孤渚但鴻嘶拂雪撞飮手臨氷馬
試蹄南天垂海盡西日与山齊此路何時絕百年無定
樓云

李杞園惠胄少時与弟半圃偕赴監試初試作一句不滿意弃之又作一句又弃之如是者竟日時限過而遂罷故中路賦有曰丁〻聞漏丢青入落〻看星退白做一時傳誦 肯

半圃李憲胄詠月中影曰垂案風霜上盤根天地中婆娑浮漢水恍惚隱仙宫影落何處香飄没半空江南耐寒樹欲學竟難同星湖公見曰此詩可入詩話 肯

鄭古玉碏順朋之子也兒時隨長者游江閣望見江沙之間有兩物依〻而来或曰人也或曰鷺也忽聞橫笛之声始覺其為人長者使碏賦之碏應声口占曰遠〻

沙上人初疑双白鷺臨風忽橫笛嘹亮江天暮 於于野談

高霽峯敬甫少時神彩丰茸才華飄逸昔押海西妓々爲方伯所眤臨別書贈一律於妓裳幅曰五馬江頭別故遲生憎楊柳最高枝佳人緣薄含新態蕩子情深問後期桃花落來寒食節鷓鴣飛去夕陽時草長南浦春波闊欲採蘋花有所思妓別霽峯之後在方伯前行酒忽風飄裳幅微露墨跡方伯諦視之詰其由妓不敢諱告以實方伯歎曰誠奇才也後見霽峯之父大諫公謂曰君有令子才貌雖美行檢則虧矣其父笑曰吾子貌類其母行若其父方伯呼之 玄湖瑣談

任河西元濬士洪之父也聰明絶世 英廟在燕寢隲

總謂東宮曰古人有擊鉢催詩者七步成詩者宜以雲

爲題呼韵試此措大作詩元濬即應製云駘蕩三春後

悠揚万里雲凌風千丈直映日五花文祥光凝玉殿瑞

氣擁金門待得從龍日爲霖佐聖君 謏聞瑣錄

英宗皇帝復政之日 世廟欲進賀表時崔寧城恒掌

文柄撰進表文 上促召任元濬適間出赴召稍遲

上命鞫之既至則傳曰召汝無時豈宜偷暇已命鞫汝

矣賀復位表則宜製進元濬謝死罪惶恐撰表而進有

曰十八載垂衣之化久浹於蒸黎千万年曆服之長復

故于一德普天之下如日再中之句 上喜曰至文之
作不可弃之於其表之内可填此而用之攸司上謝
御批曰才高一國功可掩罪 肯
金佔畢宗直嶺南人年十六應擧京師作白龍賦見屈
金守溫為大提學分與落榜試紙其中有佔畢落試之
賦讀而奇之曰此真他日典文衡之手惜其高才見屈
取其券入啟 上奇之命除靈山訓導時漢江濟川亭
柱上題詩曰雪裡寒梅雨後山看時容易畫時難早知
不入詩人眼寧把臙脂寫牧丹後守溫游濟川亭見其
詩歎曰此真前日白龍賦之手也蹤跡尋之果佔畢也

文鑑如神 於于野談

洪相國暹少時爲金安老所陷受庭刑竄興陽安老敗遂光顯其刑也有人言於蘇贊成世讓曰惜夫暹之〻止於斯也贊成曰此人必有前程豈死耶其人曰何以知之贊成曰曩日課製灔澦堆詩絶句曰清猿啼不盡義上危灘如此詩句可知人休咎云後暹竟入黃閣二十年〻八十二卒詩亦可以占人窮達如是哉 晴窓軟談

金德齡湖南人壬辰倭亂起義兵遇賊必破賜号翼虎將軍賊惧不敢近李時言忌其功譖之竟死獄中人至今歎惜權石洲夢得一小冊乃金德齡詩集也其首一

篇曰醉時歌一曲無人聞我不要醉花月我不要樹功
勳醉花月也是浮雲樹功勳也是浮雲我心只願長劍
奉明君覺而記之作一絶句曰將軍昔日把金戈壯志
中摧奈命何地下英灵無限恨分明一曲醉時歌（菊堂稗語）
姜流灵光人文科以前佐郎丁酉倭乱全家被陷中路
再投水為人所救不死在虜中間拵逃倭中之有識者訪
採虜情甚詳從便奏報 上甚嘉憐是虜人之受學
于流者私具船楫全家还國士子随还者亦十餘人流
錄其時所聞著篇上奏 上賜酒問倭情欲官之抑於
時議卒以禁府遂鄕居教授鄕人立祠敬之所著看羊

錄初以中東錄爲篇門人尹舜擧改以看羊蓋流之意
疏來報 本朝權鞸聞之知其不死作詩遙慰有鄙爲
看羊落書從白鴈傳之句故採以名之云沆在倭時
一將倭寄一扇沆以詩謝之云一幅鵝溪練々風寄來
深荷丈人情偷生每恥看天日從此殊方掩面行倭人
稱歎 春坡日月錄
金河西麟厚嘗得句曰映山紅映斜陽裡久未覓對一
日李佐郎後白至語及之李見坐地黃生階乃曰生地
黃生細雨中河西然之 清江詩話
成汝學詩才之高一世寡倫而至今六十未得一命之

官可歎其詩曰草露虫声湿林風鳥梦危又曰雨意偏侵梦秋光欲深詩其語雖極工而其寒淡蕭索非榮貴人氣象又有李壬晃洪男之孫也身短而面有瘡自号短瘡常於雨後有詩曰庭泥横短蚓壁日聚寒蟬其友李春英每稱其妙而斥其窮後果登第未幾而死蓋庭泥短蚓賤之讖也壁日寒蟬夭之徵也尹拔潭善有一聯曰宦遊千里蔗甘盡世事一春花落忙柳梦虛在庭曰年少人何作此語果未久而夭 於于野談

魚無迹詩曰食葉蚕声緑樹陰中洒秋雨彈綿弓響白雲堆裡動春雷世傳真有声之活画也 楓岩輯話

有諸儒士會話朴淵下共賦詩有一客踈脫不知何許人負笻而至衣冠藍縷諸儒侮其人謂曰汝能作詩乎曰諾遂先書曰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之句諸儒相与冷笑曰君詩何太切肖盖嘲其全用古詩句也客即尾之曰謫仙此句今方驗未必廬山勝朴淵一座大驚曰朴淵形勢盡於此詩吾輩無可更賦其客即落拓士鄭氏秀也 終南叢志

金栢谷得臣昔於龍湖亭榭有一絶云古木寒烟裡秋山白雨邊暮江風浪起漁子急回船人皆誦之 孝廟昔使画工繪禁屏也書下此詩令模進此詩之景宗曠

世之盛事也 楓岩輯話

蔡湖洲裕後晉往東湖与承旨李元鎮同舟而遊湖洲醉甚誤墮江水李公急救拯之湖洲即吟一絶曰但覺酒盃淺不知江水深舟中李胥在肯使屈原沉一座称佳 終南叢志

庚申換局後南人或竄或死亦多居痼李參判堂揆之卒俞判書夏益以詩挽之曰親知屈指幾人存半是三危半九原惆悵世間餘一老廣陵殘月又招魂辭語悲楚見者哀之金公壽興壽恒先後大拜俱位上相已巳二月南人復秉政二公俱謫遠地仲病卒季有後命其

伯都正壽憎在村庄挽李判書翊相詩曰弃落人间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親知青山好葬如君少宜向泉台作賀詞令人墮淚不能再讀閑居漫錄

壬辰大駕行在龍灣李五峯好閔製教書諭士庶曰涼秋乍動边地早寒地維已盡予将何依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做一念如水滔滔辭意懇到聞者莫不流涕交孚之感人其易如此芝峯類說

黄稽原慎於丙申年間以天将沈惟敬接伴官入釜山倭營久处賊中又以通信使赴日本危困極矣西少無怖色竟得全还其聲海文略曰豺虎叢中既持二年之

鄭較龍窟上又乘八月之槎捐軀是甘稽首自誓其遣
時板蕩許国駈馳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州里蛮貊
可行乎哉賴有秉赤之不渝可質上蒼而無愧救千里
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宜今日得力尚可
安社利国死且不辞如使辱命失身生亦何益云云辞
甚精工上聞

金慕裔安國為宣慰使時日本使弸中請以讀易為題
仍呼險韻慕裔即應曰大羹元不和梅塩至妙雖形筆
舌矣静裡黙觀消長理月圓如鏡又如鐮弸中擊節歎
服又人請以半月為題呼韵即成曰神珠缺碎鬪龍魚

剮殺銀轄半蝕䡶顛倒産舒仍失馭軸亡輪折不成輿

其能押僻韻如此肯

李判書後白少時犯路於方伯方伯令製詩公即呈一絶曰遠郊斜日眩西東撲眼崖沙困北風誤觸牙旌知不恨浪仙從此識韓公方伯大加驚歎礼而遣之肯

李梧里爲都憲時論竄洪天民其子瑞鳳後於梧里表有挽曰冥途照处爲華月平地看来若泰山其母見之曰詩固好但此人於汝有嫌何稱道之乃爾瑞鳳曰不挽則已苟挽之不可以私而废公論手毋即於于柳夢演之妹也亦能文瑞鳳凡有作必经覧云瑞鳳号鶴谷

朴西溪過漣川大灘詩一聯曰逐水船將紅葉下眠沙
人共白鷗閒警絶可誦 菊圃集
任萬休有後有詩曰最愛森陰境復幽賞心終日坐岩
頭無由禁爾奔湍去總出山門合野流竊意 孝宗朝
廣招山野之士參錯於朝列被召諸人或不免小草之
譏且助朝紳黨同伐異之勢總出山門合野流七字模
寫盡矣此詩豈在其時而有爲而作歟 白野集
洪海州錫龜強記多襲其言語述作深有大過人者宰
北邑登鐵嶺題扇寄諸弟曰鐵嶺三韓盡蒼茫出塞情
山河故国異宇宙此身輕海內無知己天涯有去程暮

雲千嶂合何处望京城五六句道人所不能道上同

卞春亭季良掌文衡然文章軟弱文士金久冏以能

詩鳴世每見春亭所製掩口大笑一日春亭告暇游別

墅村庄偶占一句云盡白連天江郡曉暗黃浮地柳郊

春自負得美聯將入京上奏有人言諸久冏久冏曰詩

甚劣拙若上奏則是罔上也我昔有詩云驛亭把酒山

當户江郡哦詩雨滿船此真上奏之詩也其人復告春

亭春亭曰當字未穩不如改下臨字其人又言諸久冏

久冏曰人謂春亭不知詩信然古詩不曰南山當户轉

分明其人又告春亭春亭曰古詩不曰青山臨黃河久

罔真不知詩反笑我爲一日春亭作樂天亭記招久罔使覯之久罔曰此記論性理酷似中庸序久罔爲人特才淩人以後進輕蔑前輩春亭心亦不平遂成嫌隙而終不得一顯官 慵齋叢話

華使陳翰林鑑楊花渡賦詩有怡字人有次其韻者皆蓋洪乖崖金文平公遂次曰江深西舸維須泛山遠晴雲只可怡陳公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〻真得其趣也 上同

鄭相國琢未第時與雪月堂金公富倫同棲山房冒夜坐聯句公首吟曰星斗在天〻之下仰金公驚曰他日必

居廊廟而負山斗之望因續吟曰波濤驚海海中鷺 續聞集

朴玟閑守良江陵人以龍宮縣監退隱于鄉金冲菴自楓嶽往訪以躑躅杖并詩贈之曰万玉層崖裡九秋霜雪枝持來贈君子歲晚是心知公和贈曰似嫌直先伐故爲曲其根直性猶存内那能免斧斤蓋戒其避禍而冲菴竟亦不免惜哉 芝峯類說

姜菊圃樸每稱綦希菴彭湚詩至息湖舫啟期晚世事山燈睡意遅之句曰雖只有此一句亦足以傳後矣 蘧雪記聞

李松谷瑞雨七夕夜与諸學士會話先成一句曰七夕夜如泼使之屬對綦希菴彭湚對曰五更星有参 上同

鄭監司始成 仁廟己卯登別試文科殿試策以將相爲問公對有曰江都老相罪關宗社西壘元戎以賊遺君今日將相得乎否乎盖丙子之亂尹政丞昉以年老大臣奉廟社主入江都失其位版金自點以都元帥在關西擁兵不救故云時尹相之從子爲考官見此文垂涕而背坐諸考官取以爲第二名 仁廟見之嘖嘖稱善曰此史筆也遂除翰林上同

李參判匡德昔在湖南巡營作詩曰安石榴開箇箇尖斜陽照雨見纖纖碁朋坐睡琴娥去一樹梧桐碧滿簾

趙豐原顯命病其氣像不佳語之曰下語不可若是刻

削也仍次其韵曰階竹當抽晩翠尖墻榴花老落紅纖

懶揮朱墨登樓去十二欄頭妓捲簾 上同

姜蘭圃樸挽申校理致謹曰深樹黃鶯啼復啼玉壺芳

酒意悽〻小橋斜日驢歸歇何處青山草色迷金馬可

能容傲骨風車未必礙層霄難忘最是眉間氣醉態詩

愁而不低近世挽詞必叙其門閥鋪其言行論其官職

之踐歷記其子孫之多少殆同誌碣行狀而姜公此詩

脫却陋習善夫且落句可謂容中之氣象 上同

任道三自幼時有奇才六七歲時旨學史略初卷於里

中人其人強其所不知而教之道三讀至春秋戰國便

曉文義遂覺其師之誤授而自讀之其穎悟如此又讀
唐音絶句數十首即解作詩語驚人其扶餘懷古詩曰
迢遙百濟舊山河擧目其如感慨何伯業長空孤鳥沒
繁華荒寺一僧過層岩花落春無迹古渡龍灣水自波
最是隔江明月夜不堪風送後庭歌上句
吳藥山光運挽沈正字景天曰黃庭一字暫徘徊正得
人間幾字來荊樹橋林無吊處聽天祠下問天回盖沈
即聽天相國守慶之後孫而無兄弟且無子故云詩意
甚巧句
李鵝溪山海昔以大司成試士泮宮詩以陌上花爲題

有一試券文甚贍麗鵝溪歎賞不已讀至錢塘當日伯
業閑故国魚塩三十州黃金堆屋斗量珠白日歌鍾喧
玉樓等句鵝溪嘖嘖曰懷古之題有繁華氣像作此詩
者其必富貴乎遂置第一拆封而見其名則乃李漢陰
德馨也時年十五鵝溪以女妻之 上同
吳侍御修贈赴燕使詩曰東國有人悲漢水中原送客問
黃河趙豊原顯命為吏判時見而歎賞用為金吾郎 上同
崔守良昭陽江詩曰昭陽江水忽翻紅日出香炉第一
峯三月烟花開爛熳登高莫憤醉春風其詩豪爽可愛 上同
金判書昌協游山賞花詩曰城裡看花花欲盡入山又

見杏花新自知難貫風流罪偷占人間兩度春語意甚
新也肯
許眉叟贈法泂上人書曰其生也如浮雲寄於天末其
死也若破雲散於碧空其中唯有長空片月方古長存
唯一靈知覺之不滅也昔見李判書德壽蘗釣錄〻此
文蓋好之故錄之而無評語可訴肯
李白沙少時上山寺讀書空殘多魍魎之變日暮人無
敢入者公欲乘月往游僧皆力挽之不聽而去有着弊
笠衣布衣身長而面醜者立於前先作一句曰月色琉
璃滑秋光錦繡堆使公續成之公應口即對曰何山何

白骨清夜㧞吟來₇其兒拜而去曰他日必大貴矣上同

或問金昌翕之孫曰三淵翁以蔡希菴之詩爲何如答曰平生未曾聞毁譽之語每値月明則輒誦古人好句亦吟天門只隔崇朝路江漢still橫盡日舟之句此句乃希菴挽權相國大運詩也上同

沈齊賢與安亟溪鄭壽俊韓舜錫出寓於長興洞同傚儀文聞南隣沈判府事家爲迎婦設宴四人共作乞酒啟獻于沈公₂見而歎賞優送美酒其文曰惟酒無量卽先聖之徽言以飮爲名亦古人之能事是以嵇叔夜之養性何忍㧞醒李謫仙之耽盃但願長醉長安市上

解金龜於賀監晉家池边倒接羅惟於山簡隣家盜飲何害吏部之風流里舍酣歌不妨丞相之視事況詩人愛之如渴惟君子不以為非伏念小生酒人子游醇儒者類平生性僻不愧愛酒之天痛飲形骸尚阻置醴之地蔵名酒肆虛度三十春光隱通籍金门竊期一千載際會近与二三子同裯自喜九世朋盍簪少時尚奇鄉貢進士韓愈中年游藝太學書生何蕃一飲則三百有餘薄技則廿六最長凉生書幌不堪潘岳之愁雨洒文園益有相如之渴荷花無語蕭颭傳十里之香梧葉初凋佳節屬三秋之序杜陵来裡嘆青錢之無儲彭澤门前

嗟白衣之不來是以一飽之有敉聊淂半餉之偷閑伏
惟相国憂國細傾居家最樂芝蘭薰屋郊當時之延賓
參朮盈籠杖梁公之愛士雖皆好於鳳穴白眉最良人
如登於龍门青眼相對適當百雨之御欣覩九十其儀
酒肉如山釀洞庭之春色車馬塡巷鬧華筵於秋風秋
帳飛騰方設南隣之高會緇帷寂寞自憐西河之孤吟
月白風清良夜何謾羨蘇子瞻之有肴有酒天朗氣晴
是日也盡負王逸少之一詠一觴傷哉貧賤之堪羞或
者高明之垂察呼兒將出美酒一壺手間吹水頭添金
杯再拜足下 上同

李正遇亦近世奇詭之士也常着簑笠自号簑笠翁其挽人詩曰流水江邊有酒家其於丹旐去舟何太平時節人間世士女春郊擁翠華字句間無悲悼之言而言外有無限悲悼之意可謂绝調矣上同

吳蕨趂尚濂昏往親知家有客以硯滴命題呼秦因仁三韻欲以窘之公應口即成曰河瀆遺物過周秦吞吐清波丙穴因貌似玉山心貯水孰爲其智孰爲仁一座皆驚上同

丁卯虜乱尹監司暄在关西巡營弃城而走遂伏典刑李澤堂植作挽詩曰衝飈吹裂五牙旗白日高城鼓響

裹鄭下官軍先自潰河南虜馬果誰支丈夫等死今餘
恨明主寬恩獨不私早識斯文房次律功名只合乞直台
司第三聯善言人之所難言而辭意不迫非妙於詩者
能之乎 上同

讓寧大君禔自少能文章而見 世宗聖德陽若不知
書者猖狂自恣雖 太宗亦不知其有文也晩歲題僧
軸曰山霞朝作飯蘿月夜爲燈獨宿孤岩下惟存塔一
層雖學爲文人者未必遠過之 紫海筆談

三淵居士金昌翕嘗游京山入一寺有一貴家子盲一
目者亦到見居士頗困之使之作詩以免罰即對曰遠

客來山寺秋風一杖輕直入沙门去丹青此壁明其人稱賛不已敀告其父曰居士亦有能詩者仍誦其詩其父責之曰汝不知其詩之嘲汝乎遠客即謂目盲之客也一杖即謂瞽者一相也直入沙门即謂盲人直门也丹青此壁即謂盲玩丹青也 蓮雪記聞

睦直長天任与李弼善其同研旧交也李先登第爲考官書与私標於直長使之用諸試券直長不受以詩答之曰經霜老樹花心少羞乞東皇分外春 上同

申青泉維翰酷愛明人詩文〻以王弇州爲宗詩亦主李滄溟嘗題矗石樓曰晉陽城外水東流叢竹芳蘭綠

映洲天地報君三壯士江山留客一孤樓歌屏日照潛殺舞釼幕霜侵宿鷺愁南望手过無戰氛將壇笳鼓半春游其詩奇健遒拔可爲名家 上同

叅希菴挽吳持平尚友詩至今膾炙人口詩曰毒瘴消肌雪变髭八十来往一班衣南濵直似中门限西日遥分下嶺輝草抱苦心春不待霜隨寃牘夏堪飛可憐天外憑閭望猶信孤舤早晚敀蓋吳公居毋憂不勝表其父尚書久謫耽羅而其夫人訴寃故詩意如此以余前日所聞者皆云南濵近作中门限今見文集近作二字誤矣 上同

李達嘗客游湖南有商人賣錦段其所眄人欲之而無
価乃作詩呈邑倅崔慶昌曰商胡賣錦江南市朝日照
之生紫烟佳人正欲作裙帶手探粧奩無直錢崔大喜
厚給其価達因是有名 芝峯類說
鄭道傳都評議司記云堂宇譬則君也棟樑譬則相也
基譬則民也基當全厚棟樑當安然後堂宇得以固緻矣
棟樑上以承其宇下以藉其基猶宰相奉君父而厚民
庶也入此廳者視其宇思所以奉吾君視其基思所以
厚吾民視其棟樑思所以称吾職凡以堂室基址取譬
者多矣此論尤完備無罅漏天下有可序之人而無可

府之言者信矣 星湖僿說

尹相国趾完為仁同倅也行過鳥嶺有一寒士弊衣破笠駐馬路傍謂僕從曰願有所達尹相国為之暫停士曰偶占詩一聯欲以稟質尹相国曰何如誦云盤根並地轮當道老石蹲溪席出林相国称詡之謂店不远子肯臨訪否士許之約信而去既而候之不見相国每為人言恨當時不能駐驂款話彼必以我為非其人也後相国樹立卓爾無愧詩語則遂傳為美談也 青

李敏求遊金剛山贈八十九歲僧詩曰蕭寺重逢瑩上人依然水月田精神明年再叩維摩室政是禅门九十

春李烓追到見之謂先賦明年事次其韵云比僧年紀
如相問九十前頭少一春人謂更親切以余觀之意味
風韵迥不及前作 上旨
楊蓬萊士彥神仙中人也其筆似之人但知筆之出塵
而不知其詩之非世間語矣其玉流峽飛仙橋贈遠師
詩云天涯一樽酒落日塵澗中霜華叩黑貂弊万里關
山路不窮征鴻哀於曉月落葉響於西風親旧絶於左
右嗟我誰与發蒙行行鶴城館忽逢天逸翁詩到天逸
雖爲工手持青琅玕来訪惠遠公鍾清碧叒權鶴去瑤
抬空旅人兮旅人淹留一日忘却歸心東復東明朝鐵

嶺関外望相思惟見海霞紅其楓嶽石刻詩曰白玉京
蓬萊島浩〻烟波古淵〻風日好碧桃花下閑徃来望
鶴一声天地老金水亭石刻詩云綠綺琴白牙心〻一鼓
復一吟鍾子是知音洽〻盡籟起遙岑江月消〻江水
深有人昔游此地已閲数十有餘年而梦想猶勞杜子
美云爲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更令人起遐
想上同

李弼善國休舟行一聯云桃将岳色忙心去雨捲灘声
急脚来此佳句可傳又做自峽誦其一律云去天不遠
曽何境終日而行又此山排壁老龍川勢壯隱崖咆虎

石盤頓朝來試出深〻洞平地烟花踏世間無起聯篇
不成有人試賠鈌云峽氣噴屹碧四環征人匹馬陟孱
顔此急於補臉意織佛頭權上舍子羽學詩於蔡學士
仲耆其詩云殘花惡樹鸛麋在小雨將春寂寞啟大爲
學士稱詡 上同
庚申之後府院君某訪申判書晨時庭果新熟申取幾
顆送與人招小婢子令手洗諸其收然後取而親自封
欵密去若干顆併書付去既至果見欠爾申聞即發怒
刑婢〻竟誣服云路間甚渴不免偸啗申遂以密去者
若干出視云婢本不偸而刑重則誣服也仍誦近日所

作一絶云麒麟閣上西群公第一聲名博陸功何似城
南病學士百花叢裡醉春風其言可以泣寃鬼於冥冥
之中耳 上同

李忠武舜臣武人也壬辰之功忠武爲最有詩曰誓海
魚龍動盟山草木知氣像可見 上同

孫桐祖栗猶箕裘華国文章第一流楊子夢中成吐鳳
庖丁眼底欠全牛人間未畢抽金積天上誰催記玉樓
惆悵九原雖可作遺書應傍茂陵求此朴彭年挽尹大
提學淮詩也人但知公拄天地貫日月之大節不知文
詞之圓滿如此敬以録之所以懐仰其人也 上同

釖外稱皇帝人間託子規梨花古寺月啼到五更時此
鄭古玉碏詩也其始下有二聯云游子千年淚孤臣再
拜詩愁腸一味斷何用苦催悲李敬亭氏嘗謂之剩鄭
即肯之云耳

松谷之詩長於詠物其攬車曰双横双立形如舞執厥
兩端用厥中揮手攬來声軋軋白雲晴雹各西東攬車
者今俗木綿除核之器也雖巧而近俳又如白燕詩一
聯云真珠箔上聞声別白藕池邊過影迷此不出於前
人套習也題人江亭一聯云危欄落照懸春釣高棟浮
光接曙河殆於神助爾耳

獰飈驅雪曉來深寒透將軍病卧衾平明强起彈弓坐
尚有陰山夜獵心此柳大將赫然詩近世武弁之能詩
筆者以柳爲第一柳以才略擢用位至崇班寃死於庚
申之獄偏裨士卒莫不垂涕
愼徽士懋愼氏之蔗出也識明行高有名當世昔上書
論國家大計拜之官不起啟老於嶺東有詩曰常恨荊
山泣玉人楚王當日未曾親雖然不憚頻繁苦終作連
城万世珍蹊雜草〻閑無扉欲試新竿掃舊蹊嘿算一
生多少事中年以後計非〻蓋以平生作上下截看其
意亦好又昔賦梅曰貞故無爭讓故退世間誰是識梅

人消長未了前年事莫道先春是後春詩多類此上同
柳夢寅光海之遺臣也以孀婦詩誅死其詩曰七十老
孀婦單居守閨壺慣誦女史詩頗知妊姒訓傍人勸之
嫁善男顔如槿白首爲春容寧不愧脂粉其意蓋效胡
元楊廉夫老客婦謡而爲之也明高皇帝徵廉夫修元
史欲官之廉夫作此詩示不屈乃放之做惜乎二人旨
同而事異也上同
朴司諫光佑号潛昭堂乃乙巳遺直也其題江陵月精
寺詩曰松檜陰森一逕通入門初見敞扉紅千層寶塔
回飛鳥八角神鈴響半空法秩謾傳王子逝居僧那識

世尊功鍾鳴忽作文殊會王座香烟万壑風可以見其
气槩矣 高
洪斯文字處登清風寒碧樓有詩曰宇宙一男子清風
寒碧樓臨軒發長嘯江月五更秋其卓犖不羈如此 高
李上舍復軍詩曰懶村居士借村丁犀馬如牛馬不行〻
到華山知近遠石榴墻下午鷄鳴此可入西譜一回吟
諷神惺眼明恍若目見也李又别咸鏡道都事崔某詩
云秋陽晞髮卧蒿蓬世上惟君在夢中緑水芙蓉初北
地青门楊柳又西風十年京口無錢活方歲橋頭有路
通行到妹城亥駐馬朔雲関月一尊同亦膾炙人口李

即鵝溪李相之後有詩名卒坎坷不遇云 上同

金德諴字景和号惺翁以諍於廢母之議謫海南俄而北遷明川又移穩城戊午又移嶺南作詩云南遷北謫又南遷四歲三呼漢水船津吏不知因田罷謂言隨处作新徑癸亥改玉擢用至顯官 贈謚忠貞 上同

南尚書二星謫白川時鄭維岳貽書言吾叔今年運氣不佳願勿過飮蓋鄭即公之戚侄而鮮談命故以此勗之也公不答書只於牘背題四韵詩以还之其一聯云万事懶從詹尹卜一生長恨楚臣醒警切可喜 農岩集

林塘鄭公出於累代卿相家身亦作太平宰相時国家

設厲壇以祭北路戰死之鬼林壇有詩曰聖朝枯骨亦沾恩香火年〻降塞門祭罷上壇雷雨定白雲如海滿前村題甚凄楚而詩却富麗有無限餘韻昔作夢賚亭春帖詩曰白髮先朝老判書閑忙隨分且安居漁翁報道春江暖未到花時薦鱖魚吟來不覺口角津〻生饞涎此真富貴氣像也 陶谷集

林白湖豪俊能詩少時以評事赴北幕風流勝蹟北人久益追思及白湖病革其友以鏡城判官將赴任就別曰子於北路固不能無情吾之往也必欲得子詩使佳妓歌之今子之病甚矣奈何白湖即扶起取筆書一詩

以贈曰元帥抬前海接天曾將書釼醉戎氊陰山八月
恒飛雪時逐長風落舜筵未久而逝臨死之作凌厲豪
逸猶如此平日之氣象可見矣 上同

吳尚濂者始壽之侄也有人入試院見其程式詩頗佳
固已才之矣厥後文名藉甚爲自中翹楚其詠三田渡
碑詩曰麻浦胡書碣孤城憶解圍徒聞千乘國未見一
戎衣將帥無籌策文章有是非朝宗迷旧道江漢欲何
依句句有意致眞佳作也亮其才足以高步一世而聞
其早夭可惜哉 上同

李提督如松之敀也要我國公卿多士皆有詩爲別篇

什甚盛車天輅作百韵排律極意馳騁意可壓諸公最
後崔簡易詩成寂寥数韵耳車就讀不覺失色胷然丧
其百韵遂自取其詩裂去不出簡易詩云推轂端須盖
世雄鯨鯢出海帝憂東將軍黑稍元無敵長子彤弓最
有風威起夏州臬遂自重捷飛平壤漢仍塞輕裘緩帶翻
閑暇已入邦人繪素中其沈健渾雄宜有以服五山之
浮夸而五山服善之誠亦可重也 忠菴集

俞潘溪好仁　成廟朝學士最被殊遇及飲覲嶺南
上命中使趕於中路搜其詩橐以來其登鳥嶺詩曰北
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　上称歎曰此人忠孝俱備 芝峯類說

吳達濟在虜營有寄家詩其思親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有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趨庭絶裾已負三遷教泣線空悲寸草情關塞道脩西景暮此生何日更歸寧其思君詩曰孤臣義重心無怍聖主恩深死亦輕最是此生無限痛北堂虛負倚閭情其思兄詩曰南漢當時就死身楚囚猶作未歸臣西來幾洒思兄淚東望遙憐憶弟人魂逐旅鴻悲隻影夢驚池草惜殘春想當彩服趨庭日忍對何辭慰老親其寄內詩曰琴瑟恩情重相逢未二朞今成万里別虛負百年期地闊書難寄山長夢亦遲吾生不可卜須護腹中兒

哀辭苦意備載於此聞者莫不悲之 昭代粹言
鄭希良博學能文章治易善數性卓瀅寡合登第仕翰
林年三十七丁憂結倚廬于豐德縣占雅步俯察仰觀知
時事將亂思欲脫身遠跡有山僧往來相與定謀時〻
稀登山巃負手徘徊入則垂泣齋僕以爲思其親也五
月五日山僧至希良仍遣僕隷涉遠樵採使與迯去矣
及暮人還來訪追到祖江沙濡則但有衰冠素履與杖
而已時以爲赴水也後數十載慕齋爲按察止驛樓壁
上題詩曰風雨驚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筇遊宇宙嫌鬧
幷休詩墨跡尚淋漓慕齋大驚詢于驛吏對曰俄有雲

衲老僧携二沙彌登樓吟眺館人揮之使退不肯去望
見騶幢徐下樓慕齋知其爲希良急撒騎士旁搜不獲
慕齋後遊一寺見壁間詩有鳥窺頹院穴僧汲夕陽泉
之句亦以爲非希良莫能也然頭顱居止了無声聞猶
駱賓王之於唐世也希良娶妻跡弃不見面其妻老居
祭端午以爲忌埋委喪以爲墳祀之至今云 牛溪集
鄭參議復始年十二陪其父過沃川赤登津遇一文士
呼韻公即應声曰多少行人忙裡過白鷗閑泛水中天
之句覩者奇之遂刻板揭之樓上 同春集
宋翼弼栗谷李珥之徒也有能詩声其詩曰花欲開時

方有色水成潭处却無声先輩皆称之
車天輅号五山以文章鳴受知 穆陵坐欄入試鋪下
王獄供辞有曰三叩扇一揮筆章已成矣謫鏡城 上
憐其才密遣中使有回者持酒肴祖之道将行出一箋
請題其面援筆立成書曰万死孤臣罪全生 聖主恩
長沙何处是千里雪山昏 上循覧久之歎其傾陽之
誠不啓也慮其憂悒有輕生志密令節度使設宴飲
以慰之不令知為 上旨也東後知之感激揮涕後量
移洪川李東岳時分符茲邑送酒之歡淋漓皆令官妓
松月鷹桃車酔不省翌日東岳復邀飲時官妓在坐者

凡十二問其所聘者車原不知處賤書一絶曰鷲透蹊巀嶭不知蒲庭松月影參差朝雲不入襄王夢十二巫山望更疑 上同

趙公宗道爲安音察訪時倭使玄蘇來公從接伴官以待之玄蘇見接伴詩嘲侮之公即步其韻以贈曰宗道其名字伯由醒無思慮醉無愁有時吐氣虹霓直万丈光輝翳斗牛玄蘇驚服再拜揖璧而觀之 大笑軒集

許眉叟詩曰朝日上東嶺烟霞生戶牖不知山外事墨蔦鷗斛料有請禁斛料休者故詩意如此其蕭洒出塵淡泊無營之氣象可想矣 大笑軒集 薊雪說閒

吳燕超尚濂晉徃謁李松谷瑞雨頗有苦吟之色燕超問其故松谷曰偶得山風吹作嵐一句而未成其對子能對否燕超即曰以喬木卧成橋爲對則何如松谷大奇之旨

金昌協少時游嶺東自楓嶽轉向高城高城有一妓姿色絶艶欲以入眼者爲夫來之多年無可意者道伯及別星欲押之輒死拒之累受刑杖終不屈及金入見主倅主倅召其妓而謂之曰此秀才乃金尚書之子也容貌美如冠玉文章希步一世當今之時欲求佳匹無踰於此子今夜汝其薦枕其妓諦視之果入已眼其夜遂

往金旅館昵侍献媚金落落無歡接之意夜深就寢其
妓心以爲若失此佳士則將盡送一生莫如强逼之遂
解衣入衾金不顧翌日天雨下四日不歇霖後川漲路
阻金不得已留九日其妓連九夜同衾金終不近之其
妓泣告于金曰妾雖賤人豈不知有廉恥二字而冒沒
入衾者竊慕秀才之風采欲遂平生之願也踈之至於
此願聞其故金曰吾見京外之娼妓多矣未有如爾之
絶美者一與之押則將終身不能忘情故斷慾於初矣
吾當賦詩以贈汝其取紙筆來其妓乃進錦囊金遂題
一絶曰旅館誰憐客枕寒杜敎雲雨下巫山終宵不做

襄王夢只爲明朝難別難其妓別金後孀居守節日夜悲恨人爭傳說播於京中金之親戚知舊皆誚其薄情金登第後委往高城與其妓三日同宿卽上來及金之沒其妓聞訃而來朝夕輒躬炊飯手具膳以供祭奠三年之喪畢乃辭去金之家人强留之其妓曰大監生不肯畜我死豈欲留我乎違大監之意而留大監之家是豈事死如事生之道乎吾之來也爲終三年之喪也今終矣不去何爲遂歸故鄉終身守節云 上同

李芝峯睟光東州敏求父子俱以詞翰名家稱芝峯長於詩東州長於賦東州曰先人詩尚摩詰余詩尚杜陵

其意盖亦自多而評者以爲造詣則子必不及於父云
東州帆檣影動潮生後島嶼形分水落初雖爲人傳誦
一句中以潮水生落爲對未免疵病不若乃翁風捲潮
声喧島嶼日斜帆影上樓台之爲穩藉無疵 終南叢志
李芝峯与一士人游今卌十年稚操出羣歷盡世变未
嘗少挫亦能見幾而作免於機穽真所謂金玉君子也
今以卿秩来補外出守順天府送其詩卷〻中有七言
近体二首暮年身世寄炎鄉治郡無能坐嘯長春燕不
来閑院落晴波欲漲小池塘紅梅影下文書静綠橘陰
邊几席香衙罷閉門人跡少陽鳥又斜陽檻外池

光染綠苔一簾微雨欲黃梅衡居寂寞門長掩公退尋
常印不開盧橘香過山鹿睡石榴花下怪禽來軒牕畫
日清如水輸與騷翁晝夢回格韻清麗自不可及芝峯為
詩力追古人欲与景龍開元諸子鴈行中唐以下不論
也文亦彬々有範 象村集

李芝峯一生攻唐閑淡溫雅如風生九塞秋横釰雪照
三河夜渡兵牕聞小雨天難曉城桃寒江地易秋等句
皆佳 壺谷詩話

李甬聰之當路也奉命西関其子大燁從行李白洲明
漢贈詩曰文星还与德星俱千里湖山興不孤想得西

閔新樂府一時爭唱鳳將雛及甫瞻之敗物論少之余謂不然甫瞻之惡未著其物望不在白洲下同為王臣一時推奬豈有異事世道朝暮翻覆黑白交爭或人有始善不可以終惡而掩之況詩贈酬者耶詩語甚美不可沒 星湖僿說

徐孤青起七歲學于里中書堂書堂將罷作文呈于先生曰書堂長勿毀使我讀聖賢先生歎賞知其非凡兒也 海東名臣錄

趙龍門昱幼有異稟語輒驚人嘗泛舟漢江文士多會令作詩即曰青山面面立漢水悠悠下寂洋山水間誰

是知音者一座驚歎其時趙年纔十餘 上同

姜仁齋希顏畫詩書三絶獨步一時詩似韋柳畫似劉郭書兼王趙爲人有才有德眞大人君子也昔登揚州院樓題詩曰有山何処不爲廬坐對青山試一居簪笏十年成老大莫教霜鬢賦歸歟永川君定見而拜之且批曰此詩逼眞太甚非徐即李蓋指居正承召也定復過樓下其下有書曰此詩有江山雅趣無一點塵態必非世儒拘於結習者所作且夫天地之大江山之與豈無人才而必推徐李是何孤人才蔑人類之甚耶定見而大悔盡抹前批 上同

朴冶川紹晉有詩曰無心每到多忘了着意还应不自
然鬢慢合宜功必至寔能除得妄中縁可知其深於學
问南敀吟一絶曰名利前頭路幾千却来江上有漁船
一心似水收吾內万事如雲只付天恬於榮利素位無
怨者亦可想也
鳴陽正賢孫蕭洒出塵喜文雅晉作詩曰小雨茅簷濕
新晴枕簟凉水衣緑礎上庭草過墻長露浥蒼花淨風
含黄葉香悠然午眠破林杪淡斜陽秋日詩曰白露園
林淨高風草木衰覆杯流竹葉汲井摘棗枝落日鴈横
塞秋牕虫吐絲誰憐貧病客長詠楚人詞文曰空盤堆

馬齒荒園長鷄腸水閣青奴冷岩田腐婢香蓊薈侵礎

遍蓬艾繞窓長紫蘘葉帶回風響紅蓼花含返照明溪

鷄帶雨全身濕山柹經霜半臉紅 同

曺南冥文章奇偉不凡如請看千石鍾非大叩無声万

古天王峯天鳴猶不鳴不徒其詩韵豪壯亦自負不淺

也又詩曰人之好正士好虎皮相似生前欲殺之死後

稱其美可誦憤涉世間情態而善形容之矣 象村集

金佔畢之詩稱為冠冕者寔非誇也每誦其細雨僧縫

衲寒江客棹舟則未昏不眠其精細十年世事孤吟裡

八月秋容亂樹間則未昏不眠其爽朗風飄羅代盡雨

蹴佛天花則未嘗不服其放逺也 上同

李啓翁有鄉友求臘藥與曆書以詩答之曰安閑爲藥餌閑落是春秋逺報山中客長從這裡求 芝峯類說

鄭磏臨終作詩曰一日盡讀万卷書一日飲罷千鍾酒高談伏羲以上事俗說生来不到口顔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久書畢而逝時年四十餘矣 上同

痘瘡自 國初以来未嘗流入於宮禁之内至 肅宗九年癸亥冬十月 玉体患痘不豫迄二旬乃瘳茲寔前所未有之慶也 游齋李公玄錫不勝歡忭之忱乃作聖痘歌曰疫氣釀瘡名曰痘痘醫言始自衰周後人生一

経不再染謹避終身時亦有大抵吉凶一大関幾人能
免罹災咎閭里兒童幸得痊親懿爲之賀父母九重宮
闕五雲遶靈官呵擁廊廟守世間邪沴不敢干蓋已三
百年來久一朝 大殿有斯疾分明天意誠非偶遵教
痾瘵祀淳化左欽玉成我 聖后綿延二旬視事停內
局諸臣日奔走回天甘露万金散一掃千痾如洗垢亭
勞牲玉走群望未煩壇墠祈代某三宮喜氣靄陰陽調
二祥光濃似酒朝臣爭賀翌日瘳 肅情因思醫国手
催須德音蠲租稅不待薰風民可阜啟羅忽見中面開
夜靜金吾閑棧柤黃金圈子映双鬟第一醫官身姓柳

汝等豈知蒙神休紫綬鞮鞻青耒肘上田藏獲　是寵
殊相國提調兩國舅清晨太廟告慶嚴鼓舞黃童與白
叟千官拜稽玉墀下一聲高祝頭三叩泰運新承天保
定諸福之祥此其首奏章從茲絕拘忌摘發何憂搜丘
部小臣無路貢微誠恨止歌謠慙魯莽曾聞聖痘無乃
是和鵲餘論吾有受戒謂痘字古無徵其說不經子何
取秦漢以來詞客多疾病呻吟摠詩藪屢見曾被呂黎
譴訶爾亦登楚歌九騷壇締無詠痘篇入詩虛遺詩眼
醜余聽斯言莞爾笑之答云唯唯而否否古者有喜必有
志此事不可拘常矧戰場殘魂護唐宗猶且見錄於子

享神君一語病良已太史書之也不醜況今春有社稷
功固宜策名傳不朽我欲增編韵府玉吏要廣播騷人
口刻卽昔時不題餻一代詩豪嗟莫負沉吟遂作聖痘
歌雖顚 君王万年壽所謂回天甘露万金散者其時
上熱候大漸金相国錫胄明於醫理以爲非猪尾膏則
熱不可制 明聖王后禁止之金相国乃盛猪尾膏於
藥罷外封題曰回天甘露万金散以進之 上服之有
神效故也閭巷傳誦此詩至徹 筵席 上覽而嘉之
史臣書諸策 畢遠錄
平昌郡守李雲根詩曰關東二十最殘城太守生涯冷

且清谷口荒田收黍稷山腰官閣蔽柴荊四民本之工商士〻一吏帝無户礼兵暇日黃堂濃午睡此身忘却絆簪纓可謂記言宜入採風 蓉山叢書

鍾城人朱震亮詩曰客道茂山好人皆側耳聽山〻叅可採水〻鯉堪烹白日貂登木黃昏鹿入城我言君莫去此物禍之萌可謂格言 上同

永興人金旻女子適德源朴悌章在夫家寄父詩曰之子手啟家室宜思親一念自難持双城此去春粮地車馬僕從孰借之又贈其夫曰臘月初三夜殘燈挑兩悲文君多病日李白遠行時北路雲千里南天海一湄啟

期多不來遂何必苦相思 上同

金高城盛達妾詠梧桐詩曰愛此梧桐樹當軒納晚清却愁中夜雨翻作斷腸声 上同

南藥泉九萬倍吏金鼎泰往拜公於琵琶潭路中值雨作詩曰蕭蕭寒雨裡孤客渡長川路滑人登岐橋崩馬踏田 上同

有人作眸轎詩曰開口却思開口宮入頭方信出頭難可謂涉世良規 上同

有人題沈貞逍遙亭詩曰落葉藏秋壑斜陽映半山蓋用賈秋壑王半山譏之而貞不悟 上同

李公後白按鄙嶺北盡祛田弊郡邑賦入蠲除殆盡雄
富之邑遂爲凋殘厥後守宰或鑿空地徵稅之民苦之
林白湖悌以詩諷而傷之曰蕙折霜風玉委塵一時清
德動簪紳可憐猶道終難繼相国醫民是病民 上同
車五山又作從政圖詩曰無計能驅午睡酣展圖爭擲
喜難堪身無將相期移晷嗟取功名在立談心上三思
存懋德胷中一念或萠貪他年正色要如此堯舜君民
不大慚 上同
襄陽洛山寺有滄海詩曰青青霧閣三千丈白白雲牕
万里天望望乘槎人不見不知何处泛楼船 上同

高城初無樓觀五山又出寧明年春於衙後荊棘中得
一絶勝乎其高而亭之西擁皆骨千峯在案東臨大海
數十里南壓南江數百步北望三十六峯車公作記又
作十絶湛海作十詠而又跋之石峯大書其額即海山
亭也許草堂寄詩曰聞說新開第一區海山高揭嶺東
陬天慳地秘森呈露詩興何人浩莫收金監司添慶題
曰今來始信難爲水此外誰言更有山方寸容他如許
大茲行不在馬蹄間尹相斗壽詩曰三日湖中泛小舟
一區形勢水雲悠書來重憶曾游處三十六峯無盡秋
南彥經詩曰秋月南江潤霜風北嶺高夢魂長繞處芦

莪吹簫〻黃允吉詩曰三十奇峯九十湖西仙當日秘名區尋真手覺塵襟淨身世还疑入畫圖鄭湖陰有南江五石亀岩三詩皆海山亭所見也南江詩曰清游窮後浦佳賞復南江跋扈魚跳一衝人鴈起双雲開天縱岳蓬鈌日烘牕晩酌成堪醉羈愁又受降五石詩曰奇娥剖劂移山岳雪真雲堆擲海中帝攫龍拏人偶立木怪叢石擅奇功亀岩詩曰駈馳天畔少知音感激登樓動越吟回首亀峯碧雲合日边無事稀閑心 上同

高城客舍五山又詩曰蓬萊風日隔塵寰瑤草琪花耐雪寒沙積三千銀世界樓高十二曲闌干照人碧海開

金境敬客仙山戴異石窟縹緲烟霞多煉汞崑崙何袮有
驂鸞滄海詩曰尋真誤入羽人寰白玉樓高倚廣寒聰
拓海天坐鏡面砌流星漢落江千主人曰識須堯曆客
子新傳爰楚冤可憐謫仙霞鶩句銀鉤鐵索再回鸞 上同
五山父宰高城辛丑時別詩曰高城爲郡久邑里太蕭
條西望山皆骨東臨海不潮丹砂招葛老鳥舄送王喬
拄笏吟詩処無無簿領囂 上同
滄海爲江陵府使題降仙亭曰降仙亭上望仙翁何処
鸞笙倚碧空伽葉峯頭斜日落白鷗蹤雨海棠紅 上同
関西一邑有山曰姑毋有水通海口滄海守三登時詩

日姑射山前九曲川桃花深鎖武陵烟依〻洞府無人見何处漁舟落杳然 上同

退溪南皈松江送于江上詩曰安危去国日風雨出城人難思如春草江南处〻新又曰追至廣陵上仙舟已杳眞春風無限思斜日獨登亭 上同

滄海倅安寸時高山察訪林悌謂滄海曰德山驛壁有詩曰胡虜曾窺數十州將軍躍馬取封侯如今絶塞烟塵靜壯士閑眠古驛樓滄海笑曰此非武夫必高山手也後崔孤竹慶昌改爲當時躍馬取封侯 上同

尹潔嘗游一深洞白沙十餘里月色如畫有一鷺声问

其洞乃石门也作詩曰偶入石门洞吟詩孤夜行月午
碉沙白空山啼一鷺以此詩問五山又答曰此乃晃詩
也上同
張丞為南陽時有婢琴歌者五人王孫為沃川倅者与
之鮮近因鍾情不忍別請寬於張公公不許曰若得尹
進士潔詩吾當竟歲借与沃川守以評金紅花牋跪進
於尹曰願不憚揮手勞以解渴望亦風流好事也尹公
笑曰何必來也詩守曰高明詩名伏一世故張公必欲
得之尹乃令侄尹相自新持来成川西硯飾以朱匣金
錫裝之狼尾筆一柄溫海仙舟一笏遂書一律曰空鴨

香消羅蘭指宮散初燈寒小壁暗月上半簾踈吐舌皆
成妬申盟更怕妻郎君情似妾何惜百兩碟無何守来
謝曰張使君得詩大喜遂令琴娘來矣 上同
思菴領黃閣穆齋林塘為左右相松江驗天坐東壁五
公皆壯元及第作契軸名曰政府龍頭會軸驗天作詩
曰潭潭相府會龍頭盛事如今罕比倖爭道一時奎壁
爆卻慚庸品厠名流松江曰五學士為五壯頭声名到
我不相倖祗應好事無分別等謂當時第一流 上同
五山又詩曰渡江緣草逕乘興宿江城白月千峯照春
鵑啼夜鳴水村敢夢羅山郭旅魂驚望帝春心託孤臣

再拜情上同

金安老當国忌花潭名重心欲信之見其詩牕豁迎風廷庭空得月多之句乃曰不過自修之士收心遂已 上同

滄海警句曰海唧天去盡山戴石来多自以為冠絶古今然唐李頻已有野唧天去盡山戴漢来深之句又五峯寺詩曰魚吞僧鉢飯邑度鶴巢雲又曰松高宜巢鶴湫黑定藏龍綺語也 上同

谿谷見東溟詩曰域中王亦大天下儒為尊之句以為可与李杜上下 上同

仁弘子作寧星州有人粘無名詩於仁弘门扇曰千古

綱常輝遠筆百年宗社甯瞻孝承相欺恭當万死李由
何事又三川輝遠郎鄭桐溪字仁弘見之驚曰吾不得
令從矣 上同

世祖春日偶書一句於柱 上曰綠羅剪作三春柳紅錦
裁成二月花翌日有一句足於下曰若使王孫爭此色
春光不在野人家 上問左右不知有一直門卒伏地
曰死罪臣所書 上命官之 上同

青郊驛進黑牛 上命侍臣賦詩以臺房為韵無一詩
可意只黑牧丹花到雪臺一句差勝一士有警句曰幽
谷曉飲乘紫氣桃林春放踏紅房 上聞而歎美官其

人上同

国初一詩人欲得秀句身短簑跨黃牛往来天壽院沙川日日撚髭須将近百日只得白鴎飛劃青山腰一句改如錬光亭長城一面溶溶水大野東頭點點山而上同

平海望洋亭斗入海數里朴梧亭蘭詩為絶唱飛亭絶勝冠吾邦嶺外楼臺盡乞降暘谷浪翻掀出日漁帆風急露危檣誰將學釣鰲連六我欲追仙舃奉双千古雄才慙木郭壯奇雖賦海無江成衆判壽益詩曰行来千里動经旬看盡東隅眼更新不識杳然滄海外有何天地有何人李相国俊民一绝曰生平大醉处平海望洋

亭送子樂其間風光無限情上同

杆城清澗亭題皆用效總二亭楊滄海詩曰碧海渾紅
覽日半蒼岩白烟鷗效金銀浴上發孤嘯天地浩然
開八牕東五山又詩曰踈雨白鷗飛西〻夕陽漁艇泛
效〻擬看暘谷金烏出西澗東頭不設牕金漆慶按察
時作詩曰可惜鴻门玉斗撞紛飛片〻不論双化成白
烏群千百日出吹〻開窓牕又曰好景紛〻左右撞烏
頭紅粉亦效〻

蘸遊天登落花岩賦詩吟一絶句竹林中忽有女兒和
之蘸曰江流不得濯深冤兒曰月上扶蘸聽暮猿蘸曰

岩花落盡春無跡 兒曰水兒啼做淚有痕 蘸曰繁華落
日孤僧去 兒曰往事斜橋一鳥喧 蘸曰惆悵竹枝終夜
咽 此後兒仍不吟 故蘸足成曰行人繫攬古城根
陽坡兒時 叔父廣敬謂曰汝可謂狂童以狂童爲題作
詩 即對曰一家有狂童年將十一歲 然獨八字好人皆
曰爲相 尹東山幼時 姑夫蔡湖洲令作詩 即對曰雪落
千山白天高一月明 湖洲改以天空一月孤 可爲絶調
所改似不及本文之氣像
洪宇定途中詩曰霜落江鄉客意悲 西風吹送鴈差池
蹇驢吃草時顛石 童僕行歌或誤歧 野水夕陽群鴨浮

春莊小雄一人宜每年是月常往過遠樹踈林箇箇知
安東士人金昌之詩曰唐吴事業日蕭條風雨乾坤夢
寂寥春到碧山花鳥語太平遺像未全銷
有人詠王昭君詩曰莫以丹青怨畫師毛生爲計不全
痴當時若在君王側漢室存亡未可知可謂發前人所
未發也又作山行詩曰山石槎牙細路斜陽溪雞落是
誰家可憐寂寂山梨樹不爲無人廢着花甚佳
李碧梧時發以賛畫徒在黄州值清明日偶過澤堂踏青
屛徒步上松岡碧梧密问曰近间内面気色如何術士
言近日當有大變公意如何澤堂笑曰吾不着烏帽屢

年今忽此行必有大変故碧梧笑曰君之烏帽恰似禹
鼎耽詩禹乃吾鄉清州人博於經書不能詩壬辰倭寇至
四佳贈孫七休舜孝詩曰可休〻日休方好休不休時
休亦羞三四休并七休吾休〻今復更休〻
南承旨袞卿師事退溪与鄭松江會安參議自裕家松
江詩曰君家有酒酸且醎〻酸味还同鄭季涵於国於家
俱不用不如做去卧江南公次曰人間師表安參議天
下風流鄭季涵別有飄〻無定客不知名字但云南
壬辰全羅左水使李大源戰死損竹島劉指出血解衣
書一絶付家僮使做奠曰日暮轅門渡海來兵孤勢亞

此生哀君親恩義俱無報恨入愁雲結不開
曺孝昌号桂陽清隱即梅溪偉玄孫其外祖申大司成
敏一使賦梅字即應聲曰我弃故鄉千里來逢春倍憶
草堂梅草堂今日梅應好溪上何人浔舉杯草堂即梅
溪旧居云耳
東西分黨時吏曹正郎尹渟柿不下浮謗作詩曰樊屣
堯天下清風有許由分中無弃物猶絜自家牛謗者愧
服
僧惠能詩曰講罷蓮経日已昏松風蘿月掩柴门幽居
自得幽居趣一境清閑夢不煩

中醒齋已巳後出居東郊村舍聞杜鵑声題詩曰欲死
復欲死空山夜夜悲崩心烈士痛無乃甫先知又寓南
鄉云石吾勉公以經綸寄武侯全書一秩因贈詩曰群
山抱海是南鄉頑廟巍然義自長將帳英風今掃地憑
君一起振東方
厓川八歲始受書一日自言今日為曾子明日為顏子
又明日為孔子其父晚翁起南歎奇之遂授論語
庶孽防塞非古制右代言徐選倡之贊成姜希孟繼之
栗谷始發納米許通之論自是許赴文科而清要格而
不許厓川為副學劉許要不許清 宣廟晋教曰葵藿

傾陽不擇旁枝人臣願忠豈分正嫡可見大聖人之心

蘭雪軒金鳳花染指歌全取明人拂鏡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之句而点化之游仙詞中二篇即唐曹唐詩也送宮人入道一律乃明人唐震詩其他樂府宮詞多竊取古詩洪參議慶臣許陽陵穡乃其一家人而常言蘭雪一二篇外皆是僞作白玉樓上樑文亦許筠李再榮所撰云

蓀谷李達挽南格菴師古曰鶴馭飄然若木津君乎簾下更何人床東弟子收遺章玉洞桃花万樹春師古曾從異人受秘訣云

林白湖悌入俗離山讀中庸八百遍詩曰道不遠人〻遠道山非離俗〻離山

潛谷金堉上致仕疏不得請有詩曰佚三万戶足於良宦領敦寧我豈當願弃人間之事去清平江上濯滄浪

表原处士尹喜元送人赴三陟詩曰棲橫北極知天近山坼東溟得月先賦大風曰浪湧漸看水柱立石翻还似土來開

李坡谷誠中答西崖詩曰未論是西是東先看爾私爾公君子周而不黨自然直在其中可見秉心之正

南市北以雄朝天時贈青齊峯人吳大斌賀詩曰水国寒〻

花晩樽前別恨新悲歌将落日俱是望鄉人齊人梃口
稱誦刻懸蓬萊閣評曰有唐境
尚成安震自與子弟坐月設酌微醺令各賦詩因吟一
絶句曰誰謂月輪天上到醉看盃底分明倒杯傾月亦
入吾腸表裡清光欲更好
鄭湖陰朝天欲途詩曰擣椒剩有餘辛在噉蔗應知晩
味回言其行役之辛苦也
国初有人作訓子孫詩曰家世無長物惟傳至寶藏文
章爲錦繡德行是珪璋今日相分付他年莫散忘好支
廊廟用世世益興昌又曰家傳清白無餘物只有經書

万卷存遺汝分將勤讀閱立身行道使君尊因自註曰君尊則国理国理則家安家安則身安身安則餘無所求

有人作枕詩曰入用宜加首何曾在匣中足知任極人臣

文宗騎崔思齊朝天詩曰天地何憧界山川自異居毋謂宋遠回首一帆風有朝覲不遠千里之意

陳燁以書狀使金詩曰西華已蕭索北塞尚昏蒙坐待文明朝天東日欲紅以幕佐入朝称北塞昏蒙非礼云

朴寅亮號小華至浙江風濤大起作詩吊子胥廟曰掛

眼東门憤未消碧江千古起波濤今人不識前賢志但
问潮頭幾尺高須臾風霽利涉
任尚書克忠黃驪江客樓詩曰月黑烏飛渚烟沉江自
波漢舟何处宿漢〻一声歌其詩便對景益高
金海黃山江崔致遠嘗累石為坮名曰臨鏡坮題詩曰
烟峦簇〻水溶〻鏡裡人家對碧峯何处孤帆飽風去
瞥然飛鳥杳無蹤歲久坮壞後人移書於黃山樓
崔滋外祖題高城客樓詩曰閑聽惟海气欹枕亦濤声
冠盖出仙遊江湖三日名格高意盡吳世文綠陽驛詩
曰有花村便重無柳驛名孤喬木日先照枯桑風自呼

高淡有味

吳世才北岳戟岩詩曰北嶺巉〻石傍人号戟岩迥標乘鶴晉高刺上天咸揉柄雷爲火洗鋒霜是塩何當作兵器敗楚亦亡凡宋人見之歎曰我宋有如此作詩者要爵之

崔裕桃源驛詩曰辟秦三四家仍作桃源驛自言迎送勞却勝長城役有諷諭意

金仁鏡應製題詩曰輅重鶯馳短天高鶴惡長曰衣裘徑濯猶帶御炉香又園花紅錦繡宮柳碧絲綸喉舌千般巧春鶯却勝人戀〻有愛君之心

李文順奎報咏鶯詩曰公子王孫擁綺羅要憑嬌唱助
歡多東君亦學人間樂開了千花遣爾歌金壯元莘瓛
頌之曰古今鶯詠皆不及此
鄭舍人知常新雪詩曰昨夜紛紛瑞雪新曉來鴉鵲賀
中宸輕風不動陰雲卷白玉花開万樹春此詩和艷富
貴金翰林克己詩曰真嶺㟪岑繞郭來橫空万疊玉成
堆木仙向曉游何処江上銀屏邐迤開李仁老詩曰暮
風吹雪弄纖纖夜久渾疑月滿簷須信書生清秀骨玉
壺塵掛水晶簾金喻白李喻清
李仁老拾栗詩曰霜餘晚寀赤斕斑曉拾林間露未乾

喚起兒童開宿火燒殘玉穀迸金龙巧琢清玩
李奎報咏蟬詩曰不敢傍古柳恐驚枝上蟬莫教移別
樹好聽一声全李仁老詩曰飮風真自晝吸露亦至潔
何事趂秋晨裊裊声不絶
詩僧元湛曰今之士大夫作詩遠托異域人物地名以
爲 本朝事寔可笑如李文順南遊詩秋霜染盡吳中
樹暮雨昏來楚外山雖造語清遠吳楚非我地未若前
輩松京詩曰初行馬坂人烟動及過駝橋野意生言辭
甚的
權學士適題珍富驛詩曰古驛名珍富名珍富意何虛

堆山玉蒲柳拂路金多溪鯉跳紅錦村烟散碧羅眼前
双户長銀縷鬢毛華
居寧人金蓋仁畜一狗一日出行狗隨之蓋仁睡道周
野燒將及狗濡身傍川来往環繞草茅令絶火道氣盡
乃斃蓋仁醒見狗斃作歌寫哀起墳以葬植杖誌之杖
成樹因名其地爲獒樹後人作詩曰人耻呼爲畜公然
負大恩主危身不死安足犬同論
国初正言交克謙切諫不從及武臣乱乗輿南遷時定
山縣維鳩驛新修公舘請工施壁有画工朴姓画一白
衣着笠乗馬緣山路信轡徐行物色凄然其童僕相携

持轉行有廣社無衣子者宿此驛咨嗟良久曰此是諫
臣去国圖乃題詩曰壁上何人画此圖諫臣去国事襲
乎山僧一見尚惆悵何況當塗士大夫後有二君次曰
曲堗言前不早圖焦頭後悔可追乎何人画此諫臣去
滿壁清風激懶夫又曰白衣黃帶諫臣圖是屈原乎徵
子乎未正君非塵去国不須毫底費工夫
尹拿今遇丁八歲里人會射長者命遇丁綴句即對曰
當晝月暈不庭星馳衆皆奇之乃進士志述祖也
圃隱時有僧呈詩曰江南万里野花發何処春風無好
山先生曰爾意極好恨今已晚

吳判書斗寅号陽谷隨大人天坡翽在海營會詔使程
龍來天坡迓勞黃州公隨之程公召之命韻賦詩公援
筆立書曰有吳河南雄東征報聖君由來程不識猶勝
李將軍程大驚歎
僧休靜少稱奇童學于泮命屢試輒屈鬱鬱不得意南
游頭流忽有出世志有詩曰汲水歸來忽回首青山無
數白雲中遂落髮時年二十一聞午鷄声題落葉曰髮
白心未白古人曾漏洩今聽一声鷄丈夫能事畢壬辰
命授八道都摠攝糾聚義徒惟政起関東处英起湖南
隨天兵克平壤有清虛集

有人生平不善偏黨賦一絶曰生憎岐路有東西雲与同行鶴与棲來興有時成大醉醉顔何処向人低

金時習題徐居正家太公釣魚圖詩曰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渾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採薇徐嘿甚曰子之詩吾之罪案也

鄭壯元麟仁母夫人能詩題掛壁太公釣魚圖詩曰鶴髮投竿客超然不世紛若非西伯獵長伴往來鴻举使見之沉吟曰似有女態

洪上舍裕孫南陽鄉吏也苦本邑侵役中生員後不赴举為方外士放浪自高題詩金剛山石崖曰身先檀帝

戊辰歲眼及箕王子馬韓妾与永郞遊水府偶峯春酒

滯人間時人以爲神仙所作後知洪所作云

鶴退休世讓罷居湖南尚相震以金堤芦鴈二簇求詠

有二絶曰楓落蘋香芦荻花疎鋼隨意泛晴波塞天昨

夜風霜厲却愛江南有歲華又曰蕭〻孤影暮江潯紅

蓼花殘雨岸陰謾伺西風呼田侶不知雲水万重深皆

自喩

容齋少時題一宰相家班竹障子詩曰淅瀝湘江岸蕭

〻班竹林這間雖可得當日二妃心當時皆歎服

崔艮齋演哭　仁廟詩曰三年短制心輕漢五月居廬

礼過勝之句林亭秀詩曰忍將今日淚重湿去年中之句言与 中庙相繼賓天故時謂善作也順懷世子卒朴思菴以輔德挽曰承華已作傷心地玉漏猶傳問寢晨語甚哀切

趙龍门昱兄晟以賢德称晋有梦游三角山詩曰愛月非爲惑貪山不害廉有詠梅詩曰一枝二枝高三点中点白

尚相震晋有梦中作詩曰百尺高樓倚半天三行粉黛列華筵前江一帶圍平野遠岫千岑露抹烟時有嬌鶯穿翠柳更無輕燕占朱鉛未成一句而覺因足成之曰

樓居是非幕中密不用金屏在眼過氣量甚好

林石川尚氣不曲循規矩其詩曰天垂大野蒼蒼大鳥度臺膍點點明又詠張汝弼草書帖詩曰此老胸中百脏蟠雄如壯士挽黃間晴虹貫月一堂書鼓好林翁中夜看

成夏山夢井詩又未得經意而出其江亭詩曰爭占名區漢水濱樓台幾处向江新朱欄大抵多空寂携酒來憑是主人有警世意

夏山任縣令成孝元詩賦有名而竟未第晚守龍仁不羈奇男子也嘗於樓院夢見所思有詩曰情裡佳人夢

裡逢相驚憔悴日秋容覺來身在高樓上風打長江月

隱峯

李希顔書植以遺逸屢徵不應李前後三兩書贈以詩曰山海亭中夢襲回黃江老漢雪盈腮半生三度朝天去不見君王面目來山海書亭号黃江指李蓋譏辭也

蘇齋謫居珍島詩曰天下之東國以南沃州山下牧间菴有難赦罪難醫病爲不忠臣不孝男客日三千五百幸行年乙亥丙辰慚汝盧守慎如無死報得公私底事堪蓋謫居三千五百日也

乙卯湖南倭變昇平日久諸將多失律有題詩南州驛

壁曰長沙民若喪考妣知是韓公 蘊 政術仁不救欲食
先牧肉 李希孫 卻走當裂長水使 金贇 身趁資李尹 潤慶 真丈夫
邊賊过惕乃詐 監司 金澍 奈何昧圖策防禦 南致勤 亦胡
嗜殺人元帥 李浚慶 錦城堅退坐鄭慶 趙安国 中路故邊巡
有功達沖 梁 啟何處無意忠貞 柳 任康津弃城 康津 彥誠
洪 宜先斬靈鎮 珍島 崔溍罪惟均食祿當時俱 尸位 臨危此
日若見真德堅 李灵岩倅 乞降何須責元績 兵使滔沒 不足嗔橫
行倭賊誰能敵邑里焚燒困生民賞罰不明公道滅惆
悵君讎雪無因未知何人所作而亦詩史也
魚無迹字潛夫以孽產拘國禁未第少時曉過僧寺見

山出雲即吟曰青山敬客至頭戴白雲冠時稱神話

宣廟朝兵使金錫誓以承旨入内苑 上以前繫白馬爲題詩曰白馬閑嘶繫柳條將軍無事釼藏鞘国恩未報身先老夢踏閑山雪未消

燕山表一宮姬頻傷情招李安分希輔作詩曰宮門深鎖月黄昏十二鍾声到夜分何処青山埋玉骨秋風落葉不堪聞 安分自此遭謗

儒生洪漢仁好遊山水嘗於天磨山有詩曰朝上白雲峯頂覜暮投峯下孤庵宿夜深僧定客無眠杜宇一声山月落後遊金剛貪賞深潭失足深死

士人李良國有氣自高不循繩墨送人金剛山詩曰十
年人送三年客八万峯高九万天嘯落扶桑波撼日吟
搖蔚島海生烟
趙龍门昰昏至海州文獻書院諸生以尋院錄請題龍
门只題一絕曰客路栖栖久未還天教看盡海西山不
須姓字留書院贏得狂名滿世間
圃隱清心樓詩曰鞍馬東西底事成秋風汲汲又南行驪
江一夜樓中宿臥聽漁歌長短声又曰烟雨空濛渺一
江樓中宿客夜聞牕明朝上馬衝泥去回首滄波白鳥
叐鄭麟趾云古今題咏多不若圃隱詩閒遠有味

古事使臣赴京鴨江餞別時拾江边小石各分其半与
情人為驗故容齋戱成赴京使別妓詩与陽谷湖陰聯
句曰來〻去〻摠非情快馬長程紅袖輕辛苦鴨江〻
上石前行纔破又今行
趙相晩休師錫九歳時伯舅申樂全翊聖使賦喜雨即
對曰望雨〻不來雨來蒼生喜蒼生喜雨來我喜蒼生
喜氣像可見
洪沂川命夏以四十窮儒作詩曰乾坤縱大身奚適書
釼無知鬢欲疎昇平曰此人必大做文谷甲寅後被謫
途中詩曰尚 華山千丈危清光倚回蒲郊蠶東山曰

必能改做藥泉戊辰被謫與人留別詩曰問子何時東
謫我溫州欲定膾鯨期人亦知其改做鶴岩詠琉璃瓶
中五色魚詩曰畫裡乾坤一勺深從容猶得任浮沉傍
人莫近窮鱗覬滿腹三湘七澤心李西堂德壽曰此詩
前聯雖高但其心止於三湘七澤不及於海必難入相
後果入相未可知也
滿浦越邊有大墳相傳皇帝廟其下有大池荷花甚盛
開沈彥光詩曰兒顏古國荒城在皇帝遺墳巨碣存
虜使穆克登來視白頭山界朝壬辰夏之甬譯官知事金
指南及子慶門從價使祉屬金應對下敏穆不敢爭立

碑定界而去因以拓我疆五百餘里金皎敵山也 御題其

上曰向將爭界之憂從此自消釋

啓諫論賊僧普雨之罪有曰自稱禮王且扁其所居房曰三

聖殿三者皆可誅也又聞朝夕供食時令其侍者祝曰 主上

殿下壽萬歲次及 大王大妃王大妃中宮繼祝曰王師普雨

壽千歲此則不載於各疏中寔聞之欺自稱僧王而列其

名於各殿其無君之罪實通於天有血氣者孰不欲揭其首

而食其肉乎時有居下位而慷慨疾惡者作詩曰華衣

錦褥已非僧祝壽王師況最憎奴釼舞來誅不得傍人

莫道我無能 海東稗說

鄭相國弘淳晩年夕得一詩云高歸戰馬三千匹落日平原万木

間旣覺示鄭楊州景淳楊州笑曰得無爲軍門提調乎翌日鄭相

卒人皆異之 試筆

李月沙挽車五山詩曰蛟螭鰱鯢雖相雜江海濤波孰敢當

蓋謂其過於滂沱而有駁雜之病也 清永錄

西坡按關東時朴監司紳爲江陵府使爭体例不相下西坡啓罷之以

詩相嘲曰 声彭澤眞仙境陶令宜羞屈拜長官可笑臨瀛老

太守等閑拋棄此江山朴公和之曰叔夜元非堪作吏淵明本欲早

休官傍人莫道臨瀛勝何処春風好無山 上同

西坡以過飮被謫及還拜摠管入直値九秋月明 肅廟召問御煩

思酒否對曰臣斷飲雖久寧不能忘情 上賜一尊酒曰今夜許卿暢
飲西坡承命賦詩云三年鐵肺戒常存從對黃花不對樽官醞
特宣西省月此身醒醉總君恩 消水錄

絳霞聽覩錄